

1058  
(2)

類別	D
號碼	58

斯 陀  
基 思  
選 退  
集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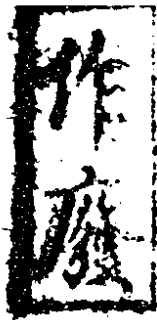
# 醉

作廢

40

著 基 斯 夫 退 思 陀  
譯 歲 李  
行 印 店 書 光 文

813.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辭

譯 蔚 李

行印店書光文

1947

1

這個討厭的故事恰巧在我們親愛的祖國開始度過復興時期起始的，一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感人的天真的狂喜而展開的時期，恰巧在所有英勇的男兒希冀着新希望與新命運的時期。在那一個時期的一個晴美而寒冷的冬夜，剛過十一點鐘時，三個很高貴的紳士，坐在彼得堡郊外的一所精緻的二層房子的一個舒適，甚而奢侈的房間中。他們正嚴肅而又聚精會神地談着最有興味的題目。這三個人都是首長的官級。他們圍着一張小桌坐着，每個人都有一把漂亮而柔軟的靠椅，在他們談話當中，時時默默地吮着香檳酒。酒瓶放在桌上的銀質的冷酒器中。事實是這樣，房主人樞密顧問官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尼基弗洛夫——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單身漢，正在他新買的宅邸裏舉行進宅宴，同時還慶祝他的生日，他的生日湊巧也在那天，那是他從來也不理會的日子。慶祝並不很額外，因為祇有兩位客人，我們早已知道了，他們兩個人都是尼基弗洛夫先生的同事兼屬



805900

員，一個叫賽蒙·伊凡諾維契·西布連科，是現任參事官，另一個叫伊凡·伊里契·布拉林斯基，也是現任參事官。他們大約在九點開始吃茶，後來坐下喝酒，他們知道到十一點半鐘時候，他們必須要回家去的。他們的主人在一生中喜歡有規律的習慣。現在關於他，我們必須敘述兩句。他是以前一個沒有私產的小公務員而開始其生涯的，平靜地混了四十五年，他十分清楚他能得到的官級。他不堪爲了星章而去向上爬，雖然他已經有兩個星章了，他特別不喜歡對任何一個問題發表私見。他也很誠實，就是說，他永遠也沒有做出很不誠實的事情的時候；因爲他是一個利己主義者，所以一直是單身漢；他一點也不愚笨，但是却不忍表現他的智慧；他特別討厭不潔與嗜好，他認爲嗜好是精神的不潔，在將近暮年時，他陷入一種甜美懶散的安樂和習慣了的孤獨中了。雖然他有時去拜訪上流的人士，從青年期一直到現在，他不堪在家中接待客人，在他的暮年，如果他不玩單人牌戲，他就以他的鐘爲伍而自得，他會終夜坐在靠椅裏，沉靜地夢想着，諦聽着放在壁爐架上的罩着玻璃盒的嗒嗒的鐘聲。他的面貌很尊嚴，雍得光滑，看起來還較年輕。他保養得很好，有希望長壽的，並且以最嚴謹的紳士作風處世。他佔有很安適的

位置；他是屬於某部的，有一些公文要請他簽字。總之，他被認為是一個最優越的人。他祇有一種熱情，或則更恰當地說，他祇有一種熱烈的慾望：就是有一所宅邸，一所合於紳士居住的樣式的宅邸，一所不出租的宅邸。可是這種慾望終於實現了。他警戒他自己，他在彼得堡郊外買一所宅邸了；真的，路是很遙遠的，但是那宅邸却有一個花園，並建築得漂亮。新房主認為遙遠是有益的，因為他不喜歡家中有客人，並且爲了去拜訪客人或則到辦公地去，他買了一架精美雙座的巧克力色的馬車，一對短小精悍的漂亮馬，還有馬車夫米基。這一切都是由於四十年的仔細的節儉獲得的，所以一切都使他心怡。這就是何以買了宅邸移入後，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平靜的心靈感覺非常滿足，以致他真在他的生日那天邀請了客人，那一個他總謹慎地對他最親密的朋友也保守祕密的日子。

客人中的一位，他有特別的原因邀請來。他已祇住了房子的上層，樓下建築得像樓上一樣，他需要一個房客。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想到了賽蒙·伊凡諾維契。西布連科，在晚上曾有兩次談到這問題。但是賽蒙·伊凡諾維契對這件事保守緘默。他是一個

長着黑頭髮和黑頰鬚的人，他的面貌看起來好像患着慢性黃疸病似的；他也是經過困難和長年的辛勤而發展起來的。他是一個結婚的人，一個乖戾的居家不出的人，他使他的家人害怕；他對工作是自信的，他也很明白他能達到什麼官級，尤其，他還很明白他永遠不能達到什麼官級；他佔了一個安逸的位置，並且坐得很牢。他觀望着事物的新樣式，帶着一種尖刻，但是並不引起很多麻煩，他帶着惡意的微笑，聽着伊凡·伊里契·布拉林斯基談論新課題的豪語。事實上，他們都喝得很多了，甚至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對於新改革問題，折節與布拉林斯基先生爭辯起來。我們現在一定要談幾句布拉林斯基先生，他是以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自從參事官伊凡·伊里契·布拉林斯基開始被稱爲「大人」以來，才不過四個月而已，所以他祇是一個青年首長。甚至在年紀上他也是年青的，大約四十三歲——的確不再多了——看起來，願意讓自己看起來，還要年青，他是一個高身材的漂亮人，喜愛服飾，常以其衣服質料之純良而自傲；他的脖子上還莊嚴地戴着相當高貴的勳章。自童年時起始，他就明白如何效仿上流社會的禮俗了，因爲他是一個單身漢，他夢想着一位富

有的新娘，甚至一位出自名門的新娘。他還夢想着許多別的事情，雖然他並不愚蠢。他常常是一個高談闊論者，喜歡裝出雄辯的儀態。他出自高貴門第，是一位將軍的愛子，在他的幼年期，他穿着天鵝絨和漂亮的亞麻布。他在一個貴族學校讀書，雖然他離開了學校，沒有學得什麼，他在文官服務中很成功，並且昇到了首長的官級。他的上級們認為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對他寄以更大的希望。斯特潘永遠沒有認為他是能幹，並且永遠沒有對他寄以任何希望。伊凡就是在斯特潘手下開始並繼續官場生涯一直到擢昇為首長的。他喜歡他的地方，是他的好門第和私產：就是說，他有一個生利的大房宅，一層一層地出租，還有一個經租人；他還和許多重要人物有關係；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個很莊嚴的儀表。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責備他太富想像而又輕浮。伊凡·伊里契有時自己感覺自己太自私與敏感了。說來奇怪，他常常發一陣病態的良心譴責，有時甚至發出對某事的輕微之悔恨的感情。他的心靈中藏着酸苦和隱痛，承認他沒有如他想像那樣真的翱翔高空。在那些時候，他陷於憂悒的狀態（更特別在他的痔瘡煩擾他的時候），叫他的生活為不完全的存在（*Une existence manquée*），甚至不相信（當然暗自地）自己



或他的雄辯的才能了，並且叫他自己空談家和辭令家。雖然這一切當然對他是光榮的，那並不能阻止他在半點鐘以後又抬起頭，以更大的勇氣和頑強告訴我，他仍然有時間發展的，不僅得到高官，而且還要變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在俄國久記而不忘的政治家。他甚至還看見為紀念他而建立的紀念碑的遙遠的微光。從這一切能夠看出，伊凡·伊里契的目標很高，雖然他對自己都掩蔽他那祕密的念頭與希望。總之，他是一個和善的人，有詩人的氣質。在最近的幾年中間，疾病和醒迷更常光顧他。他已經變得煩躁，多疑，並且容易想到每一抗辯就是冒犯。俄國的復興忽然給予他大的希望。首長的官級就可證實這一點了。他開始活動；他抬起了頭；他忽然開始雄辯地詳盡地講着，講着最新的題目和意見，那是他懷着熱情迅速地神祕地採選來的。他找機會去講。他到城中各地去找機會，在許多地方，他得到了無望的自由主義者的聲望，這使他非常心悅。這個晚上，他已經喝了四杯酒，比平日越法多話了。他想要轉變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一直到那時，他對這個人總是尊敬，甚而服從的。不知何故，他現在認為他是一個落伍者，並且非常激烈地攻擊他。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幾乎不和他爭辯，雖然這題目也使他覺

得有趣，但是他坐着，狡猾地傾聽着。伊凡。伊里契變得興奮了，在假想的辯論的熱情中，常常不意地把酒杯送到嘴邊。於是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拿起酒瓶，立刻給他斟滿了酒，不知什麼不知名的原因，這開始冒犯了伊凡。伊里契；特別當他所輕視而恐懼的賽蒙。伊凡諾維契。西布連科，由於譏諷的輕蔑，在惡意的沉默中坐着，並且常常不必要地笑着的時候。『他們以為我不過是一個孩子！』伊凡。伊里契的腦海中閃過了這種念頭。

『不，先生，是很久以前了』他繼續說。『先生，我們已經太晚了；我覺得，心懷仁慈是重要的事情，對你的屬員要仁慈，記住他們也是人呀。仁慈會拯救一切，會使一切成功……』

『嘻，嘻，嘻！』從賽蒙。伊凡諾維契那邊傳來了笑聲。

『但是，請問，你爲什麼這樣譏刺我們？』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最後帶着和藹的微笑說。『伊凡。伊里契，我一定承認，迄今我還沒有能明白你出於善意所解釋過的事情。你曾是高尚的仁慈的。那意思就是愛人類嗎？』

「是的，也許那就是對全人類的愛。我——」

「先生，請允許我！就我所能判斷的，那事情並不是那樣子就完了的。人類愛一定永遠存在；改革不限於那件事上。各種問題都被提出了，關於農民，法律改革，農業，售酒執照和風化等問題；問題是沒有完的，忽然之間，把這些問題集中起來，牠們可以激起很大的——讓我們說——震動的。那就是我們所害怕的，不僅仁慈……」

「是的，先生，事情是深奧的，」賽蒙·伊凡諾維契說。

「先生，我十分了解，賽蒙·伊凡諾維契，請允許我說我一刻也不同意在你了解這些事情的深處，我落在你之後了！」伊凡·伊里契以銳利而嘲諷的口吻說，「但是我擅自向你說，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你一點也不了解我的。」

「我不了解？」

「我繼續堅持這意見，並且隨處陳述仁慈，特別對屬員的仁慈——從官員對書記，從書記對工役，從工役——仁慈，我重述，能做為將來革改的基石，一般地說，也可以做為事物復興的基石的。為什麼呢？因為——以三段論法為例：『我仁慈，所以我受人

愛戴。他們愛我，所以他們相信我。他們相信——所以相信——相信，所以愛……」不——我意指——我想要說，如果他們相信，他們也會相信改革了，可以說，他們了解這事情的本質了——可以說，他們在精神上承納了並且和平地基本地解決了整個問題。你笑什麼？賽蒙。伊凡諾維契。不易了解嗎？」

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沉默地抬起眉毛；他很驚訝。

「我想我有點喝多了，」賽蒙。伊凡諾維契懷惡意地說，「所以我鈍於理解了——有一點模糊，先生！」

伊凡。伊里契聳着肩。

「我們經不起試鍊，」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沉思一會兒以後說。

「我們經不起試鍊到了什麼樣程度呢？」伊凡。伊里契問，很驚訝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的突然而不意的話語。

「不，我們經不起試鍊。」——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顯然不願再多說了。

「你的談話涉及新酒和新瓶了嗎？」伊凡。伊里契諷刺地說。「不，先生，我自己

能夠回答！」

那時，鐘正敲了十一點半。

「我們在這兒坐着，坐着，但是我們真應該走了，」賽蒙。伊凡諾維契說，準備從他的椅子站起來。但是伊凡。伊里契先站起來了。他立刻起來，走到壁爐那兒，拿起了他的黑貂帽子。他顯出生氣的樣子。

「喂，賽蒙。伊凡諾維契，你要怎樣辦？你願意考慮一下嗎？」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說，當他送他們到門口時。

「先生，關於房子嗎？我要考慮一下——我要考慮一下。」

「你一決定就告訴我嗎？」

「總談生意呀？」布拉林斯基先生和藹地說，當他玩弄他的帽子時，想要引起他們的注意。他覺得他們彷彿把他忘掉了。

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抬起眼眉，沒有說什麼，這就是他不挽留客人的暗示。賽蒙·伊凡諾維契便匆匆地告別了。

「喂，喂……那以後，隨你的便吧！如果你不了解單純的禮貌」——布拉林斯基想，帶着一種特別自恃的神情，他向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伸出了手。

在應接室，伊凡·伊里契穿上了輕軟而貴重的皮外衣，並不想注意一下伊凡諾維契的古舊的浣熊皮。於是他們兩人都下樓了。

「我們的老朋友好像生什麼氣了，」伊凡·伊里契對沉默的賽蒙·伊凡諾維契說。

「不，爲什麼他生氣呢？」另一個平靜而冷淡地回答。

「奴隸！」伊凡·伊里契想。

當他們走到門口的時候，賽蒙·伊凡諾維契的一匹灰馬駕着的雪橇趕過來了。

「什麼——？特里封把我的馬車趕哪兒去了？」伊凡·伊里契沒有看見馬車趕過來喊着。

他看一看這邊和那邊，但是看不見馬車。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的僕人一點也不知道。他問瓦爾朗——伊凡諾維契的車夫，他說他始終在那兒，馬車也在那兒，但是現在不知道哪兒去了。

「討厭的事，」西布連科先生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送你回家去。」

「這些人都是無賴！」布拉林斯基憤怒地喊着。「這無賴請求到彼得堡郊外這兒一個地方去參加婚禮；一個教母之類的女人要結婚，鬼闖到她！我嚴格禁止他不要離開這地點。我可以打賭他已經到那兒去了！」

「他正是到那兒去了，」瓦爾朗說，「但是他答應一會兒就回來，所以能正好來得及的。」

「很對！我有一種預兆！他要受責備的！」

「你最好把他送到警察所抽他一頓鞭子，然後他就會聽你的吩咐了，」賽蒙·伊凡諾維契說，當他緊緊雪櫃的圍布的時候。

「請不要爲我麻煩了，賽蒙·伊凡諾維契。」

「那末你不願意讓我送你回家嗎？」

「一路平安，謝謝。」

賽蒙·伊凡諾維契走了，伊凡·伊里契開始徒步沿着木板小徑走着，感覺非常生

氣。

## 二

「不，你現在要受責備的——你這無賴！我要徒步走回家——讓你知道，恐嚇恐嚇你！你會回來並且知道主人徒步回來的——你這無用的惡棍！」

伊凡。伊里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咒罵過的，但是這一次他非常生氣，況且他的頭還營營地響着。他是一個不喝酒的人，所以五六杯酒很快就會影響他。夜色是可愛的。天氣很冷，但是却異常明靜，而且又沒有風。天空澄清，而又多星。圓圓的月亮以銀白的光明氾濫着大地。天氣是非常晴美的，所以走了五十步左右以後，伊凡。伊里契把他的煩惱都忘掉了。不知何故，他感覺很滿足，稍微喝多一點酒的人很快就會改變了思想的。他甚至看到空曠的街道上的破房子也覺得高興了。

「這也是一件好事情，逼我徒步走」他想。「這會給特里封一個教訓——給我一種



快樂。的確我應該多走路。那有什麼關係呢？我立刻會在大廣場找到一個馬車夫。多麼漂亮的夜晚喲！那些該是多麼奇異的小房子喲！也許祇有小人物才住在這兒——小公務員，店老闆或則……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真奇怪！他們該多麼落伍——多麼沉迷的老傢伙！老睡鼠——他們正是那個！就是這個字。然而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有良智，有對事物的清醒而實際的了解。但是都一樣，老頭子，老頭子！他們還沒有得到——不論什麼吧？噫，是一樣的，——缺一點什麼。『我們經不起試鍊的！』他那是什麼意思呢？當他說話的時候，他陷入了幻想……他一點也不了解我。為什麼他不了解呢？不了解比了解還要困難。主要的一件事是我相信了——傾心地相信了。仁慈——人類愛——爲了使一個人復活——爲了恢復他的真正的才力，那末憑着現實的材料，你就可以開始工作了。那彷彿是十分清楚的！是的，先生。請允許我，大人，讓我們拿三段論法來說吧：例如，我們遇見一個小公務員，一個可憐的沒有人理的小公務員。你是誰？回答——小公務員。很好，小公務員；繼續說下去：那類的小公務員？回答——這一類的小公務員。你有職業嗎？——是的，我有！你願意快活嗎？——我願意。你需要什麼才能快活？

——這個和那個！——爲什麼？因爲——：這個人了解我兩句話：這人是我的，可以說這個人被我給網住了，我對他願意怎麼做就怎樣做——那就是說爲了他自己的利益。賽蒙·伊凡諾維契是一個無趣的人，他的面貌多麼可憎！『把他送到警察局抽一頓鞭子吧』——他故意這樣說。空話！你自己鞭打他吧——我不願鞭打他；我要用話侮辱他，他就會被我的叱責侮辱了，於是他就被感動了。至於鞭打，嗯——那是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我要到艾麥蘭斯家裏看看嗎？——呸，這些該死的木板！』當他滑了一下，幾乎要跌倒的時候，他喊着；——『這就是首都——這就是文明！你會折斷腿了。——哼，我受不了那位賽蒙。伊凡諾維契，一個最無趣的人。當我說到『精神擁抱』時，他向我吃吃笑着。如果他們真擁抱，這對你有什麼關係？不要怕我擁抱你。我寧願擁抱一個農民。如果一個農民遇到我，我就和農民談話——却說，我有點醉了，也許有失言的地方。甚至現在，也許，我還沒有說出我要說的話。哼！我永遠也不喝酒了。今天晚上，你喋喋不休；到第二天，你就該後悔了。嗯，無論如何，我走路還沒有搖幌！——總之他們都是無賴！』

這就是他的思緒，破碎而又不連貫，當伊凡·伊里契沿着人行道走着的時候。新鮮空氣影響了他，可以說，使他清醒了。過五分多鐘，他就會鎮定下來，變得睏倦了。但是忽然當他走到離廣場幾步遠的地方，他聽到了音樂。他看一看四週。在街道的那一邊，在一個很長的單層的傾斜的房子裏，正舉行宴會；提琴吱吱地響着，低音提琴單調地鳴着，豎笛尖叫着。奏出來一支快活的方舞曲。窗戶底下站有一羣觀眾，多半是穿棉外衣，頭纏着手巾的女人；他們盡力要從百葉窗的隙縫看一看裏面所進行的熱鬧。顯然裏面是快活的。在街的另一邊，可以聽見跳舞者的踏步聲。伊凡·伊里契發現一個警察在附近站着，並且向他走來了。

「這是誰的房子？朋友。」他問，敞開了貴重的皮衣，恰好讓警察看見他戴在脖子上的尊貴的勳章。

「公務員卜西道尼莫夫，是一個收發員，」警察回答，立刻發現了勳章，便挺身立着。

「卜西道尼莫夫？呸，卜西道尼莫夫！什麼？是他結婚嗎？」

「是的，大人，他和一個名義參事官的女兒結婚。慕萊科皮達耶夫是一個名義參事官——他曾常在法院服務。他把這所房子賠送新娘做嫁粧了。」

「那末，現在這房子是卜西道尼莫夫的了嗎？」

「是卜西道尼莫夫的房子，大人。過去是慕萊科皮達耶夫的房子，現在是卜西道尼莫夫的了！」

「哼！我問你，朋友，因為我是他的長官。我是負責卜西道尼莫夫工作的那一部分的首領。」

「就是，大人，」警察現在立正站着，伊凡·伊里契好像在思索。他站着想了一會兒……

是的，十分可靠——卜西道尼莫夫在他的辦公處裏，甚至還在他那一科，他記得很清楚。他有一個很小的位置，每月的薪水是十盧布。因為布拉林斯基先生最近才接管那一科，如果他不能完全記得在他手下工作的全部小職員，那是十分可以原諒的，但是他記得卜西道尼莫夫，因為那名字的原故。他第一次看見那名字就注意了。他好奇心地望

着那怪名字的主人。現在他想起了一個很年青的人，有一個長的鈎鼻子，頭髮很稀疏，好像一片一片地長着似的；他很瘦並且營養不足，他穿一身不像樣的制服，穿着一件不像樣而且幾乎是下流的褲子。他記得他曾想在新年時給這可憐的傢伙十個盧布獎金買一套新衣服。但是，因為這個可憐的傢伙的面貌太蒼灰，看起來不能引人同情，所以就作罷了，那種仁慈的念頭總算消散了，結果卜西道尼莫夫沒有得到獎金。一星期以前，這位卜西道尼莫夫請假結婚時，他更覺得驚訝。伊凡·伊里契記得，當時他沒有時間詳細地查問那件事，所以結婚問題淡然而迅速地就解決了。然而他清楚地記得卜西道尼莫夫從新娘那兒得到一所木房子和四百盧布現款；這種情形當時也使他驚訝；他也記得他曾對卜西道尼莫夫和慕萊科皮達耶夫兩家的結合開過小玩笑。這些他都清楚地記得。

是的，他記得這些，越發深陷於思索之中了。我們大家都知道有時一串思緒如何會同時閃過我們的心，像一種不能用人類語言，更不能用文學語言所能傳達的感覺一樣。不過，我們都試要表達出所有那些通過我們的主人公的心中的感情，使讀者至少就可以明瞭他的感情中的可以說是最主要和似是而非的要點，我們的感情有許多，如果寫出來

，是未必可信的，因此，那種感情永遠不能表現出來，祇有藏在我們各人的心中。當然伊凡·伊里契的感情和思想是有點矛盾的，但是你會知道牠的原因的。

「唔，爲什麼，」他的心中閃過這種思想，「我們老是談着談着，當有些事情要求行動的時候，却沒有行動呢？這就是一個實例——譬如拿這位卜西道尼莫夫說吧：他舉行完結婚典禮回家不一會兒，他充滿了興奮，希望，快樂的預期。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現在他忙着招待客人——設宴——可憐而簡單的宴席，但是却快活而十分熱誠。如果在這時他知道我——我，他的首長，他的最高首長，正站在他的房前聽他的音樂，會發生什麼事呢？——是的，的確，那時他會說什麼話呢？是的，如果我忽然走進房子，他會怎麼樣呢？哼！當然他開始一定怕我，他會慌張得發呆。我擾亂了他，妨礙了他——也許妨礙了他們大家！——是的，如果另外一位首長進去，會是這樣的，但是我進去不會的。奧妙就在這裏，任何一位，而不是我……」

「是的，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你現在不了解我；你在這兒可以有一個活例子。

「是的，先生。我們大家都喊着仁慈，但是一件英勇的行爲，一件偉大的事蹟，我

們就做不出來了！

「什麼英勇行爲？爲什麼說這話呢！試想一想：在現在的人類社會關係中，譬如我，譬如我，走進我的屬員的家中，一個每月賺十盧布的收發員的家中——在深夜將近一點鐘的時候，那一定會引起驚慌的，那一定會使一切弄個天翻地覆——世界的末日——荒謬！沒有人了解的。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一直到死也不會了解的。他不是說過我們經不起試鍊嗎？不，你們這些癱瘓而又遲鈍的老頭子是經不起試鍊的。但是我經得起試鍊！我會把世界的末日變成我的屬員的一生中的最甜蜜的日子，把一種瘋狂的行爲變成一種正常，可敬，高貴，道德的行爲。怎麼樣？用這種方法。敬乞一聽……」

「嗯……讓我們假設我走進去了：他們要驚訝的，跳舞要停止了，他們要呈出詫異的神情，退回去了。是的，但是就在這兒才能顯出我的與衆不同；我要一直向驚慌的卜西道尼莫夫走去，含着最和藹的微笑，但是同時以最簡單的言詞，我說，「你知道我剛到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的家中去了，我想你會認識他吧，因爲你們是鄰人……」然後我以最幽默的姿態敘述和特里封的奇蹟。從特里封我進而描寫我如何徒步走來的……」

我聽見了音樂，很好奇地想要知道音樂從哪兒傳來的，所以我問一個警察，聽他說，朋友，你剛剛結婚。嗯，我想，假設我走進我的屬員的房子，看一看我們的小職員怎樣娛樂——他們怎樣結婚。我想你不會把我趕出去的！趕出去？你的屬員怎敢說這話呢！他怎敢把我趕出去呢！我想他很快就要狂亂的，他將拚命跑去給我拿一把靠椅，高興得發抖，在開始他一點也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的。

「現在，什麼能比這種行爲更單純更優美呢？我爲什麼走進來呢？那是另外的問題。這是事情的道德的方面。要點就在這裏。

「哼……我在想什麼？——噢，是的！

「嗯，當然他們會給我找座位，在最重要的客人附近，在名義的參事官或親戚的旁邊，一個紅鼻子的退伍軍官的旁邊——像果戈里所描寫的那些人物。當然他們會介紹我認識新娘，讓我贊美她，鼓舞那些客人，懇求他們不要介意我，還是繼續歡樂和跳舞吧。我開玩笑，笑着——一句話，我是可親的，和藹的。我總是和藹可親的，當我高興的時候……哼！——就是那樣，我仍然有一點……沒有醉，你知道，只是……



「當然，我這一個紳士是和別人一樣的，我一刻也不需要特別的照顧。但是在倫理上，在倫理上——那又是另外的問題了；他們會了解，並且重視倫理的。……我的行爲會引起他們的潛在的高潔……恩，我在那兒坐半點鐘，或則甚而坐上一點鐘。當然我恰好要在晚宴前離開的。他們會忙着預備，烘和烤——他們會深深行禮——懇求我留下，但是我將拿起酒杯祝飲新夫婦健康，却拒絕晚宴的。我將說『公事』，我剛剛一說『公事』，每一個人都裝出一副尊敬而嚴肅的表情。從這一點，我將微妙地表示出他們是誰，而我是誰了——有一個差別……地與天。——並不是我願意暗示那一點，但是當然一個人必須暗示的——從倫理的觀點出發，那是必需的，不論你說什麼。況且我同時將要笑，或則大笑，然後每一個人就會贊成……我可以再和新娘開玩笑；哼——我甚而能說——是的，我可以表示我將恰好在九個月後，以教父的資格再回到這兒來！嘻，嘻！到那時她一定會有一個小寶寶了！他們會像養家兔似地撫養着——每一個人要笑的，新娘要臉紅的；我要熱情地吻她的前額，我或則向她祝福——明天，辦公處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我的行爲了。但是明天我又嚴厲了，明天我又變成認真的，頑強的了，但是那時他們

該都知道我像那樣隨便了。他們了解我的心靈，他們了解那要點：『作爲一個首長，他是嚴厲的，但是做爲一個人，他是一個天使！』因此，我已經戰勝了；我用一件小事就捕捉了他們，那是你的腦筋永遠想不到的；現在他們是我的了；我是父親——他們是孩子。那麼，現在，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大人，也來這麼做一件吧……

『是的，你知道，你了解卜西道尼莫夫會告訴他的孩子首長如何親自來參加喜宴嗎？這些孩子會告訴他們的孩子，他們告訴他們的孫子，像講神話一樣，說一個領袖，偉大的政治家（那時我將成爲偉大的政治家了）。賞他們光；和等等事情。我將提升那些謙卑的人，我將使他們復活……因爲他每月不是才賺十個盧布嗎？我祇要把這事情重述五遍或十遍，或則重述同類的事情，我將在各處得到聲譽了。我將銘刻在每個人的心上，祇有天曉得以後這聲譽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的！』

伊凡。伊里契如是地，或則幾乎如是地，和自己辯論着。（先生們，一個人有時會對自己說出許多話的，特別當他有一點異樣時。）這些辯辭在半分鐘之間掠過了他的心靈，也許他會對這些思緒覺得滿意的，祇給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帶來精神的恥辱，他

會悄悄地回到家，躺在床上——如果他這樣做就好了！——但是整個的麻煩是這時刻他是異樣的。

好像故意的一樣，那時他忽然在他的興奮的想像中，想像着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和賽蒙。伊凡諾維契的自滿的笑容。

「我們經不起試鍊的，」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重覆地說，倨傲地笑着。

「嘻，嘻，嘻！」賽蒙·伊凡諾維契帶着最討厭的笑聲發出了回音。

「讓我們看一看我們將經不起試鍊的！」伊凡·伊里契堅決地說，他的臉發紅了。他走下木板的小徑，以堅定的脚步穿過大街，便走進了他的屬員，收發員卜西道尼莫夫的房子。

他的命運引領他前進着。他英勇的走進了大門，用腳輕蔑地把那隻長毛的不潔的小狗踢開了，那隻小狗與其說是兇惡還不如說是有禮才伏在他腳邊高聲吠的。他沿着通到前門和鐵頂的小門廊的板路走着，走上了三階搖動的木頭台階，便發現自己走到一個門口了。雖然那兒的牆角點着一個牛油燭頭或夜燈，却不能阻止伊凡·伊里契的左脚，連

套鞋等，踏入放在外面吹冷的肉凍裏的。伊凡·伊里契彎下身，好奇地窺視着，看見另外還有兩個盛着類似菓醬一類的東西的碟子和兩個模型，裏面顯然是盛着涼粉。踏壞的肉凍有點使他發慌，不一會兒這個念頭掃過了他的腦筋，你應該不應該悄悄走回去呢？但是他認為這樣太卑俗了。猜想沒有人看見他或則會懷疑他，他趕快揀去了套鞋上的污跡，向前摸索着，找到了一扇蒙着毛氈的門，他把門打開了。他走進一個小應接室，室中有一半地方堆滿了各種外衣，上衣，皮衣，披肩，大帽子，便帽，圍巾和套鞋；另一半叫音樂家們佔據了：兩個提琴，一個豎笛和一個低音提琴，一共四個人，當然他們是從街上僱來的。他們坐在一張未漆的桌子旁邊，藉着牛油燭光，他們正拚命吹奏着方舞曲最後的一節。從打開的門，在灰塵，烟霧和廚房的蒸汽中，可以看見跳舞者。那樣子好像陷入狂歡中了。你能聽見笑聲，叫喊和女人的刺耳的尖叫。男人們像馬隊一般踏着腳。在這吵嘈的聲音之外，還可以聽見導舞者的命令，顯然是一個瘋狂的青年，他十分被跳舞迷住了。「騎士們……前進呀……」和等等的。伊凡·伊里契，並不是沒有激動的，脫下他的皮衣和套鞋，手中拿着皮帽子走進去了。現在他不再論究了……

起首，沒有人注意他，每個人都非常專心跳着將要終結的方舞。伊凡。伊里契十分啞然地站着，在整個的混亂中，什麼也不能分辨。女人的衣服從他的身旁掠過，嘴裏啣着紙烟的男人匆匆地走過去了；一個女人的淡藍色的圍巾在他的眼前旋轉，打着了他的鼻子；她的身後跟着一個醫科學生，披散着頭髮，瘋狂地向前衝着，粗暴地把他推到一邊；不知哪個聯隊的一個長腿的軍官，像里程碑似的挺直，從他的眼前閃過去了；一個像別人一樣匆忙和踏脚的人以異樣的尖聲叫着：『呃，呃，卜西道尼姆斯卡！』在伊凡。伊里契的脚下，有一種膠黏的東西；地板顯然是塗過蠟了。屋子裏一定有三十個左右客人（却說這是很大的數目了）。

過了一會兒，方舞終結了，幾乎立刻就發生了恰像凡。伊里契在板路上時所想像的事情。客人和跳舞者還沒有喘過來氣，拭去額頭的汗水，這時人羣中傳着細語，一種異樣的耳語。所有的眼睛，所有的頭很快都轉到剛進來的這位客人的方向來了。於是每個人漸漸開始溜走和退後了。那些沒有發現他的人被人扯着衣服，好讓他們知道。他們望着四周，立刻和別的人一塊退回去了。伊凡。伊里契仍然站在門口，不向前邁一步，他

和客人相距的那個空間，散佈着許多包糖果的紙，烟頭和票子的空間，變得越法越法大了。忽然一個青年羞愧地走進了這空間；他有淡色的長髮和一個長的鈎鼻子，他穿着文官的簡便的制服。他走向前去行禮，並且望着這不速之客，恰好帶着一條狗被主人叫去要鞭打的那種神情。

「你好嗎？卜西道尼莫夫，你認識我嗎？」伊凡·伊里契說，同時感覺他的話說得很笨拙；他也感覺也許那時他做了最蠢笨的事情。

「大人！」卜西道尼莫夫囁嚅地說。

「好，朋友！我走進來是十分偶然的——或許你能想像出來吧！」

但是卜西道尼莫夫顯然什麼也想像不出來的。帶着一雙凝視的眼睛，他站在那兒，陷入可怕的猶豫中了。

「我猜想我不會把我趕出去吧……高興或不高興，我們都要歡迎我們的客人的！」伊凡·伊里契繼續說，感覺他慌亂得到了軟弱卑微的狀態。他想要笑，但是笑不出來，他感覺他的關於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和特里封的滑稽故事變得越法越法不可能講出來

了。始終卜西道尼莫夫好像故意不動彈，愚蠢地凝視着他。伊凡·伊里契變得不安，他感覺祇要再過一會兒，一切就會變得非常荒唐了。

『我有些打擾吧——我要走了……』他以半聽清的聲音說，一條神經在他的嘴角扭曲着。但是卜西道尼莫夫已經清醒了。

『大人，請原諒——敬乞，』他含糊地說，連忙行禮；『坐下，』於是越法清醒了，他兩手指着沙發，沙發前的桌子，因為跳舞被移走了。

伊凡·伊里契的心靈是平穩的，他陷在沙發裏；同時有一個人連忙移過去一張桌子。他望着四周，看出祇有他一個人坐着；其餘的甚至那些女人，都仍然站着。——一個壞的預兆！——但是還沒有到寬慰和鼓舞他們的時候呢。客人仍然退後，祇有卜西道尼莫夫一個人站在他面前，深深行禮，毫無笑容，因為他還一點也不明白會發生什麼事的。這時刻是短促而可怕的。我們的主人公感覺那時非常痛苦，這一次是根據 *Haroun* o-Karand 原則執行的侵略屬員的家宅也許會被認為是一種英勇的業績。忽然另一個人出現在卜西道尼莫夫的身旁了，開始也行禮。使他不可言喻的快活的，不要說高興了，

伊凡。伊里契認出了他那科的書記長，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朱比科夫，當然他和他不熟悉的，但是他知道他是一個辦事認真的沉默的職員。他立刻站起來，向彼得洛維契伸出了手，伸出了他的一隻手，不是兩個手指。彼得洛維契以極大的恭敬用兩隻手接握他那隻手。首長勝利了；窘勢解除了。

實際，從那時起，卜西道尼莫夫不是變成了第二個人，而是變成第三個人了。伊凡·伊里契現在可以把他的故事講給這個書記長聽了，在這種需要的時候，把他當成了朋友，當然提不到是親密的朋友，這時卜西道尼莫夫終始沉默地站着，熱誠得直發抖。因此，禮儀是遵守了的。故事是必需的——伊凡·伊里契感覺到這個了；他看出所有的客人在期望什麼，那房子的所有的住客都擁擠在那兩個門口，幾乎互相爬上肩頭去看他聽他說話。唯一的不快活的事情是他的書記長，純由於愚蠢，仍然不坐下去。

「你爲什麼不……？」伊凡·伊里契說，慌惑地指着 he 身旁的沙發上的空位。

「請原諒，大人——我這樣就可以，」彼得洛維契連忙坐在卜西道尼莫夫給他移過來的椅子上，他自己仍然挺直而立。



「你能想像出這種事嗎？」伊凡·伊里契開始以有點不均勻，但却很機密的聲音，專對彼得洛維契說着。他吐出來的話，分開了音節，特別加重了某幾個字，在許多地方停頓一下，甚至他自己都承認他說話有點造作，但是却不能恢復充分的熟練；有一種外界的力量彷彿影響了他。那時，他痛苦地感覺到了許多事情。

「——試想一想，我從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家中出來——你會聽說過他吧，那位樞密顧問官——你不記得——那次委託……」

彼得洛維契恭敬地向前彎着身：「我不會不認識他的，大人！」

「他現在是你的鄰人，」伊凡·伊里契繼續說，不一會兒，主要是由於禮儀，也是爲了解除緊張，他轉向着卜西道尼莫夫；但是不一會兒他又轉過來了，當他注意到卜西道尼莫夫的眼睛，知道那對他是無所謂的時候。

「你知道吧，是一個老頭子的，他一輩子總想買一所房子。終於他買了一所——也很漂亮的一所房子。是的——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以前從來沒有慶祝過的，甚至於那日期他對我們都保守秘密——由於吝嗇才避免公開的！嘻嘻，嘻嘻！現在因爲他高興有了一

所新房子，他才邀請我和賽蒙。伊凡諾維契——你認識他吧——西布連科？」

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又行禮，深深行禮！伊凡·伊里契有點安心了。他曾經想到書記長也許猜想到那時候他是大人必需的支持點吧。那是可能發生的最不幸的事。

「嗯，我們坐在那兒，我們三個人，他給我們香檳酒喝。我們談着公事，這個，那個，和許多別的——現今的問題——我們開始辯論了！嘻嘻！嘻嘻！」

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恭敬地抬起眼眉。

「但是那不是要點。我們和他告別了——他是一個很嚴謹的老紳士，有學究氣，每天睡覺很早，你知道——老年人了！我們走出房子——我的特里封不在門外。我很苦惱，並且打聽：『特里封和我的馬車到哪兒去了？』彷彿他期望我晚走，他去參加一個教母或姊妹——祇有天曉得是誰——的婚禮去了，在彼得堡郊外的什麼地方，並且他把馬車也趕去了！」由於禮貌的關係，這位首長先又看了一眼卜西道尼莫夫。他照常行禮，但是却一點也不像給首長行禮那樣！「他的心中是沒有同情的，」伊凡·伊里契的腦海中閃過了這種念頭。

「不論誰都聽過這種事情嗎？」亞基慕。彼得洛維契非常驚訝地說，低聲的驚訝的絮語在人衆中傳佈着。

「你能想到我的處境，」伊凡。伊里契望着四周。「沒有另外的辦法了，所以我開始徒步走。我想如果我走到廣場，我一定可以在那兒找到一個車夫了，嘻，嘻！」

「嘻，嘻，嘻！」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恭敬地回應着。人衆中又傳佈着絮語，這一次是快活的絮語了。那時牆壁上的燈罩響着很大聲音破碎了。有一個人趕緊去拾起了破片。卜西道尼莫夫驚慌着兇惡地望着那燈，但是首長毫不在意，沉靜仍舊籠罩着一切。

「我向前走着——夜是非常美麗的，非常平靜的。忽然我聽見音樂，足音，跳舞。我出於好奇問一個警察：「卜西道尼莫夫結婚。」是的，朋友，你不是在整個彼得堡郊外開了一個盛大的跳舞會嗎？哈，哈！」他又笑了，忽然轉向着卜西道尼莫夫。

「嘻，嘻，嘻！是的，先生！」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回答着；客人們中又發生了騷動，但是最愚蠢的是甚至到那時卜西道尼莫夫也不笑，雖然他又行禮。他好像是木頭做的。「他一定是個傻瓜！」伊凡。伊里契想；「怎麼，一個蠢人還會笑呢，然後一切就

會順利了。』他變得不耐煩了。『我想我要進來看一看我的屬員的家。他不曾把我趕出去的；高興或不高興，我們必定要歡迎我們的客人的，你要知道。請原諒我；如果我要打擾了你，我可以走。我祇進來看……』

漸漸發生了普遍的騷動。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浮出他的最親切的微笑，好像在說：『大人怎能打擾我們呢？』客人們開始移動，表示出不拘禮節的最初的徵跡。大部分女人都已經坐下了。有幾個胆子大的女人竟敢用手帕子搵起來——那是很好的積極的徵象。一個穿着破舊的天鵝絨衣服的女人開始大聲說話了。她對之說話的那個軍官想要高聲地回答她，但是因為祇有他們兩個人說話，所以他又止住了。男人們多半是公務員，有幾個是大学生，各處張望着，好像互相催促着更隨便吧——咳嗽——甚至開始向四方移動一步兩步的。沒有人特別窘困，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幾乎大家在私心上都對這位來打擾他們尋歡的人表示仇視。那位軍官，因為胆小而不好意思，開始漸漸走近了桌子。

『請聽，朋友，我可以問你的姓和父名嗎？』伊凡。伊里契問卜西道尼莫夫。

『波菲里。彼得洛夫，大人，』他回答，他的眼睛在凝視，好像受檢閱一樣。

「波菲里。彼得洛夫，你願意介紹我認識你的太太嗎？引導我——我……」

他好像要站起來，但是卜西道尼莫夫趕快跑到客室。新娘正在門邊，所以他沒有走多遠，但是她剛一聽到談及了她，她連忙躲起來了。不一會兒，卜西道尼莫夫用手導着她回來了。每個人都給他們讓路。伊凡。伊里契很有禮貌地從沙發站起來，臉上浮着最和藹的微笑對她說。

「我很高興認識你，」他說，高傲地俯着身子，「特別在這種場合。」  
他繼續裝出刻版的微笑，女人們都高興地激動着。

「好極了！」穿天鵝絨衣服的那個女人說，幾乎是高聲的。

新娘很配得起卜西道尼莫夫。她是一個剛滿十七歲的瘦小的女人，有一張蒼白的小臉，一個小尖鼻子。她的銳利的小眼睛，迅急地四處張望着，一點也顯不出來慌張，但是相反的，幾乎可以說，帶着頑皮的表情釘視着他。顯然卜西道尼莫夫是因為她的漂亮才選娶她的。她穿着白麻紗的衣服，罩着粉紅的套裙。她的脖子很細，她的身體很瘦，她的骨骼好像突出來似的。她沒有說話以回答首長的恭賀。

「你得到一個很漂亮的太太，」他繼續低聲說，好像祇對卜西道尼莫夫說話一樣，但是那聲音却能使新娘聽見。但是卜西道尼莫夫又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這一次也不行禮了。伊凡。伊里契覺得，好像有什麼冰冷的東西掩藏在他的眼睛裏，好像有什麼特別的惡毒的東西在他的心上。但是不論如何，必需恢復他的快樂的情緒的。這就是他到那兒去的目的。

「一對漂亮的夫婦，」他想。「然而——」於是他又轉向着新娘，在沙發上讓出他身旁的空位；但是他問她二三句話，他又得到「是」或「不」的回答，這些話他幾乎聽不見了。

「祇要她稍微有點慌張，」他繼續想，「那末我就敢開玩笑了。事實是這樣，我的地位是沒有辦法的。」連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也繼續沉默着，好像故意的一樣；那簡直是愚蠢，但是同樣是不可寬恕的。「各位先生和女士，我希望我不致擾亂了你們的歡樂，」他說，向全體人衆說着。他感覺他的手掌直出汗。

「不，不，先生！請不要擔心，大人，我們很快又要開始了；我們祇想涼快一會兒

，先生，」軍官回答。新娘首肯地望着他；那軍官的年紀不大，穿着番號不清的制服。卜西道尼莫夫站在原處；他的鼻頭好像伸得更向前了。他站在那兒，好像一個僕人拿着他主人的皮衣，等着告辭一般。伊凡。伊里契心中這樣想着；他開始很失措，他感覺很狼狽，可怕的狼狽，好像地從他的腳下滑丟了，好像他墮入了一個不可逃脫的地方，好像他在黑暗中一樣。

## 三

忽然每個人都退後了，一個短粗的女人出現了。她並不年青；服裝很樸素，雖然很明顯她也想要漂亮，她在肩上圍着一個大圍巾，纏在喉嚨前，戴了一頂好像沒有戴慣的帽子。她的兩手托着一個圓盤子，上面放着盛滿的開塞的香檳酒瓶和兩個玻璃杯，不多也不少。那瓶子顯然是指定祇給兩位客人享用的。

這個老婆婆一直向甬長走去。

杯。

「我請求大人委曲一點，」她說，行一個禮；「因為你折節親身到我們這兒來慶賀

我的兒子結婚，請答應我們和新婚夫婦祝飲健康吧。你不會拒絕我們這種榮幸吧？」

伊凡。伊里契捉住她，彷彿求赦免一樣。她並不十分老，才四十五六歲——不再多了。但是她有非常善良紅潤的面孔，非常大方的圓圓的俄羅斯的容貌——她非常溫和地笑着，非常質樸地行禮——所以伊凡。伊里契幾乎很愉快，並且開始又希望了。

「那末你——你是——你兒子的母親，」他說，從沙發站起來。

「我的母親，大人，」卜西道尼莫夫含糊地說，伸出他的長脖子，向前擡着鼻子。

「啊，很高興——很高興認識你。」

「大人不反對——？」

「我極願意！」

圓盤放在桌子上了，卜西道尼莫夫跳前去斟酒，伊凡。伊里契仍然站着，拿着玻璃

「我特別——特別喜歡有這一個機會，我能——」他開始說——我可以——用這



話——總之，以你們首領的資格，我祝你，夫人」（他轉向着新娘），「和你，朋友波菲里——我祝你們成功和長壽！」

他熱情地乾了杯；那一杯是那個晚上的第七杯了。卜西道尼莫夫的面色很嚴肅，甚而是陰沉的，首長開始非常恨他。

「這個大傻瓜在這兒，」（他望着那軍官）「站在那兒——爲什麼他喊「烏拉」呢？然後一切就照常了。」

「可是你，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也喝一杯慶祝他們吧，」老太婆說，轉向着書記長。「你是他的上級，他是你的屬員。我請求你，看他母親的面上，照顧一下我的兒子吧！將來不要忘掉我們，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你這人太善良太和氣了！」

「這些俄羅斯老婆婆該多可親呀！」伊凡。伊里契想。「她使我們大家增加生氣。我總愛老百姓的！」

那時，另一個盤子端來放在桌子上了。一個女郎，一個穿着沒有洗過的繡綉的印花布衣和硬布褲的女郎端來的，盤子很大，她的兩隻手幾乎端不住了。盤子上放着無數的

小碟，盛着蘋果、糖果、罐頭水果、線香，堅果和別的食物。那盤子一直放在客室裏，留給客人們，特別是女客們吃的，但是現在祇給首長端來了。

「我希望大人不要輕視這食品！一個人要對他所得的東西要滿足！」老婆婆說，又行着禮。

「極願」伊凡。伊里契說，當他拿一個堅果，用手指剝皮的時候。他決定要使自己出風頭到底。

那時新娘開始格格地笑着。

「笑什麼？」伊凡。伊里契問，很高興看見了有生氣的象徵。

「不過是科思登基尼契逗我笑而已，」他遲鈍地回答。

首長望着四週，發現有一個漂亮美髮的青年，想要藏在沙發另一端的椅子後邊，並且和卜西道尼莫夫太太耳語着什麼。那青年站起來了。他顯然很年青，很羞臊。

「大人，我告訴她關於詳夢書！」他含糊地說，好像寬恕自己一樣。

「那一類的詳夢書？」伊凡。伊里契謙遜地問。

「有一本新詳夢書，一本漂亮的書，先生，我告訴她，如果一個人夢見了巴納耶夫先生，那就是說他會把咖啡洒在他的襯衣前胸的。」

「多末天真！」伊凡。伊里契激動地想。那個說話時臉紅的青年，感覺很高興講訴了關於巴納耶夫先生的故事。

「是的，是的，我聽說過，」首長回答。

「不，但是還有更好的東西呢，」另外一個靠近伊凡。伊里契的客人開始說。「一本新字典出版了，據說卡拉耶夫斯基要寫一篇關於亞爾費拉基的文章，……文學論爭。」

「這是一個青年說的話，他一點也不慌張，却非常大胆。他戴着白手套，穿着白背心，手中拿着帽子。他不跳舞，但是却謙遜地望着，因為他是諷刺雜誌『火印』的編輯人之一，他是湊熱鬧的，偶然來參加婚禮，並且做爲卜西道尼莫夫的貴賓了。這兩個青年很要好，一年以前，兩個人同住在一個德國女人開的公寓中的一個的房間裏，並且兩個人同受着貧窮之苦。他是反對喝酒的，因此他不祇一次地脫身退到後屋去，他們都曉得到後屋去的路。他給首長許多麻煩。」

「這是有興趣的，先生——」美髮的青年插嘴說，他曾經講了一個襯衫前胸的故事，穿白襯衫的作家憤恨地望着他，——大人，很有趣，因為作家假設卡拉耶夫斯基不懂拊字，並且認為「文學論爭」要挾着「爸爸」的字樣寫出來的。

這可憐的青年幾乎未能說完。他看首長的眼色，便知道，他早就明白那意思了，並且，就因為他知道；所以首長的面色顯出慌張的樣子。這青年變得非常不好意思。他能躲到什麼地方去，會不痛苦一晚上的。相反的，大胆的「火印」的作家却越法走近了，好像有意在首長的附近找個位置坐下，這種隨便使伊凡·伊里契覺得有點討厭。

「來，波菲里，你願意告訴我，」首長開始想要說——「我總想要親自問你——爲什麼你叫卜西道尼莫夫，而不叫蘇道尼莫夫呢？的確你應該叫蘇道尼莫夫的。」

「我說不出那切確的原因，大人，」卜西道尼莫夫說。

「也許是他的父親，先生，當他任職的時候；公文上發生了錯誤，所以他就叫了卜西道尼莫夫了，」亞基慕·彼得洛維契解釋着，這種事情會發生的。

「的確，」首長熱情地說。「的確，因爲——你自己能判斷——蘇道尼莫夫根據文

學用語「蘇道尼姆」(Pseudonym)這字來的，但是卜西道尼莫夫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是由於愚蠢，先生，」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加上說。

「如何——怎麼樣由於愚蠢呢？」

「俄羅斯人民常常由於愚蠢變換字，先生，並且隨他們自己的意思讀着，先生。舉一個例吧，他們把「病人」讀成了「冰人」，先生。」

「噢，是的，「冰人」，嘻嘻，嘻嘻！」

「他們也說 *number*，大人，」一個高身材的軍官插嘴說，他早就癢得要出風頭了。

「那個「*number*」字是什麼意思呢？」

「「*number*」是代替「*number*」的，大人。」

「啊，是的，正是這樣，「*number*」代替「*number*」。……噢，是的，是的……

嘻嘻，嘻嘻！伊凡。伊里契忍不住對那軍官講的笑話笑起來了。

那軍官整理一下他的領帶。

「他們也說『道去』，」「火印」的撰稿人說，但是大人沒有聽他的話。他不再對任何人笑了。

「『道去』代替『過去』」作家帶着顯著的激動堅持說。

伊凡·伊里契嚴肅地望着他。

「爲什麼你討人嫌呢？」卜西尼道莫夫對作家低聲說。

「你是什麼意思？我正在談話，一個人不能說——」那位作家開始低聲地和他辯論，但是他很快就住口了，傲慢地離開了房間。

他一直走向誘人的後屋，爲了那些先生們，裏面放着一張小桌子，放一夜了，桌子上蒙着耶洛斯拉夫亞麻布的桌布，爲了給他們助興，上面放着兩種沃特加酒，一條青魚和切碎的魚子塊和一瓶從國家釀酒廠買來的最強烈的白葡萄酒。心中懷着酸苦，當他剛給他自己倒一杯沃特加酒的時候，披散着頭髮的醫科學生衝進房間來了。他是主要跳舞者，是跳舞的領導者。他迅速地貪婪地抓着酒瓶。

「馬上就要開始了，」他匆急地說，好像下命令一樣。「來看一看；我給他們來一個獨唱，顯出高高興興的樣子，晚宴後，我要冒險跳一套亂舞。那對結婚是很合的——那是對卜西道尼莫夫的一種友誼的表示。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那位克萊歐巴特拉。賽米諾米娜；你敢怎樣和她胡鬧就可以怎樣和她胡鬧。」

「他是一個落伍者，」那位作家陰沉地回答，當他乾杯的時候。

「誰是落伍者？」

「那個人，他們把糖菓放在他的前面的那個人。是一個落伍者！……我告訴你吧。」

「去吧，」大學生含糊地說，趕速走出了房間，因為第二次方舞的序奏器樂又響起來了。

「火印」的編者剩一個人了，又倒了一杯沃特加酒以振奮勇氣和自恃，喝乾酒，並且用了一點小食；這位樞密顧問官伊凡。伊里契大人從來也沒有樹立過比「火印」編者更刻苛的敵人和更難和解的復仇者了，尤其在喝完幾杯酒以後。唉，伊凡。伊里契永遠

也沒有懷疑過那種事情的，他永遠也沒有懷疑到另一個很重要的事情，那件事對這位大人和客人以後的諸關係是有影響的。事實是，雖然在他那方面，他已經適當而又詳盡地解釋了他參加他屬下的婚禮的原因，他的解釋實際並不能滿足任何人的，客人們仍歸感覺不好意思。但是忽然一切好像受魔術的力量發生變化了，人衆變得鎮靜了，準備要再尋歡了，大笑，喊叫，跳舞，好像那不速之客沒有在房間一樣。原因是一個謠言，耳語，消息神祕地漸漸傳遍了房間，說那位客人『好像有一點……』——『在這影響……』雖然開始那好像是可怕的誹謗，漸漸好像證明出來是正常的了，最後一切都十分清楚了。還有甚於此的，同時他們感覺異常自由和安閑。那時，晚宴前最後的一次方舞開始了，醫科學生趕快回去跳舞去了。

伊凡。伊里契正要再向新娘說話，這次他希望用戲言使她羞臊，高個子的軍官來揮動一下，便一隻腿跪在她的面前了。她立刻從沙發跳起來，和他跑去跳方舞了；軍官沒有道歉，當她走開時，也並沒有望一望那位首長；彷彿她高興逃開他。

『到底，』伊凡。伊里契想，『她很有權利這樣做的，一個人不能從他們的身上期



望禮貌——哼！波菲里朋友，不要拘於禮節，」他說，導向着卜西道尼莫夫；「也許有事情需要你注意，或則也許——請不要介意，請不要受拘束，……爲什麼他站着守着我呢？」他問他自己。

伊凡·伊里契感覺有卜西道尼莫夫伸着長脖子站在他的附近，用凝視的眼睛釘釘地注意地望着他，是有點難受的。總而言之，這不是那麼回事，一點也不是那麼回事；但是伊凡·伊里契是仍然不能明白的。

## 四

方舞開始了。

「大人能允許我……？」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恭敬地拿起酒瓶，預備給大人斟酒。

「我——我真不知道如果——」

但是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帶着忠心的明朗的微笑，已經給他倒出香檳酒來了。他倒

滿了一杯，他做出許多鬼臉，又悄悄地偷偷地把自己的杯子也倒上酒，所不同的，他自己的杯子還差一個手指寬才能滿杯，這好像表示更爲尊敬似的。坐在他直接的上級的身旁，他感覺像一個分娩中的女人那樣難受。他要談什麼話呢？他應該要取悅那位大人，這是他的責任——他不是得到與他爲伍的光榮了嗎？香檳酒是當成一種消遣品端上來的，的確大人覺得他來倒酒是有趣的——不是因爲香檳酒的緣故，因爲酒是熱暖而又最平常的東西，而是精神上的有趣。

「這老頭子自己想要喝酒，」伊凡·伊里契想，「所以才不敢不給我倒酒。我爲什麼應該阻止他呢？如果酒瓶放在我們兩個人中間不動，那一定是愚蠢的。」

他吮着他的酒；那總比坐在那兒無事可做好。

「我在這兒——」他開始說，停下並且加重了每個字：「我在這兒，好像是偶然，當然，可能有人認爲那是不得體的——可以說——我跑到這羣人當中。」

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沉默着，帶着胆怯的好奇心聽着。

「但是我希望你要了解爲什麼我在這兒。我並不是來喝酒的！嘻嘻，嘻嘻！」

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想要回應大人的笑聲，但是不成功，於是他又繼續沉默着，一句敷衍的話也不回答。

「我在這兒，可以說，證明，……表示——可以說 精神上的目的，……」伊凡  
●伊里契繼續說，很惱恨亞基慕。彼得洛維契的理解的遲鈍，但是他忽然也變得沉默起來，他看見可憐的亞基慕。彼得洛維契自覺有罪似地低垂了眼睛。首長稍微有點慌張，趕緊又吮了一口酒，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又拿起酒瓶給他倒酒，好像祇有這樣做才能使他的完全解救似的。

「你的確沒有多的話可說，」伊凡。伊里契想，嚴厲地望着可憐的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他感覺到了首長的嚴厲的眼光，決定繼續沉默着，並且不抬起眼睛。這麼地，他們繼續相對坐了有二分鐘，亞基慕。彼得洛維契覺得是很難受的兩分鐘。

關於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我們一定要說一兩句。他是一個很舊式的人，像母雞一樣的沉默，從小就有一種奴性，同時他又是一個很善良，甚至高貴的人。他是一個彼得堡的俄羅斯人，就是說，他和他的父親和他的祖父生在彼得堡，長在彼得堡，並且在彼

得堡服務，他們一次也沒有離開過那城市；這種人組成了一種特殊的俄羅斯人的典型。他們幾乎毫不了解俄羅斯，並且也不以此為痛苦。他們的興趣都集中在彼得堡上，主要地都集中在他們所服務的機關上了。他們的懸念都集中在牌戲，集中在商店，集中在他們每月的薪水上了。他們一點也不知道俄羅斯的風俗，和俄羅斯的歌曲，除了祇在街頭吹奏的「俗調」之外。有兩種主要而可靠的標記，用這種標記你經常能從彼得堡的俄羅斯人中辨別出真正的俄羅斯人的。第一個標記就是彼得堡的俄羅斯人從來不說「彼得堡雜誌」，而總說「學術雜誌」；第二個或同樣重要的標記就是，他們從來不說：Zavtrak（早餐或午餐），但是總說：Frühstuck，特別加重說：Früh。根據這些根本和特徵的標記，你隨處都能認出他們。他們是最近三十五年來確定形成的一種卑微的典型。然而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並不是傻子。如果首長問他一些適於他理解的東西，他會很適當地回答，並且會持續下去談話，但是一個屬員來回答那種問題是大合禮的，雖然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很想更明確地知道大人的心意。

同時伊凡·伊里契越發陷入深思，並且陷入一種混亂的意識中了。由於無思與恍惚

，他越發常常吮着酒。亞基慕。彼得洛維契連忙又熱心地給他倒滿。兩個人都沉默着。伊凡。伊里契最後開始看跳舞了；不久他對跳舞就感到興趣。忽然有什麼東西驚嚇了他。

跳舞的確是歡快的。他們單純地爲了娛樂跳着，甚至還有點放縱。其中只有幾個是善舞者，而很多人都是蹩腳的，他們用力地踏着步子，也許以爲會這樣算跳得好。最逞能的人就是那位軍官。他特別喜歡祇剩他一個人跳的那節舞，並且他還表現了一段獨唱。在這節舞中，他非常敏捷地彎下身；有時候雖然像里程碑那樣挺直，忽然會彎到一邊，一個人認爲他一定要跌交了，但是又跳了步，他忽然又彎到另一邊去了，依舊和地板成功銳角。他的臉始終蒙着嚴肅的表情，藏着充分的信念跳着，認爲每一個人都羨慕他的。在第二節舞的時候，另一個舞者走到他的舞伴附近休息去了，因爲在方舞開始以前，他已經跳得過多了；他的女友不得不單獨跳了。和圍着藍領巾的女人跳舞的那個青年收發員在每一節舞中總鬧着同樣的笑話，在那一夜所跳的五次的方舞中；他總比他的舞伴落後了一點，抓着她的圍巾的一頭，當他交錯過他的對舞者時，迅速地在圍巾上印上

一些吻。他的舞伴在他的面前飄過去，好像一點也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醫科學生隨到表演獨唱了，這是他答應過的，所以激起了狂歡，喝彩的跺腳和高興的呼叫。總之，完全沒有約束了。伊凡·伊里契，開始暈醉了，起初微笑，但是，漸漸地，一種苦痛的懷疑的感情開始竄入了他的心靈；當然他很喜欢無拘束和隨便的——他願意這樣，誠心地促成其發生，當他們最初對他望而却步的時候，但是現在這同樣的隨便好像太無羈束了的。譬如，穿着並非二手貨而是四手貨的破舊的天鵝絨衣服的女人在第六節舞時用別針釘着衣服，釘別針時的樣子，好像她穿着褲子一般。這個女人是克萊歐巴特拉。賽米諾夫娜家的人，正如她的舞伴——醫科學生所說，你願意和她怎樣胡鬧就可以怎樣胡鬧。那醫科學生更不必說了，他是一個道地的滑稽家。爲什麼片刻之前，他們都退縮而現在這樣解放呢？那也許是無關重要的，但是那變化彷彿是奇異的：那預示了一樣事情。彷彿他們完全忘記了伊凡·伊里契在這個世界上。當然他是第一個笑的人，甚至敢喝彩。亞基慕·彼特洛維契應和地吃吃笑着，雖然笑聲顯然混合着愉快，他永不懷疑那位大人開始在心中滋生出新的痛苦的。

「你跳得很好，年青人，」伊凡。伊里契趕上去對醫科學生說，當他跳過方舞走過來的時候。

醫科學生敏捷地轉過身，做了一個鬼臉，把臉貼近那位大人的身旁——十分無禮地貼近，以最高的聲音學公鷄叫着。這太過火了；伊凡。伊里契站起來了。雖然他站起來，還響着鬨笑的聲音，因為模仿雄鷄的叫聲很自然，並且那鬼臉也太意外了。伊凡。伊里契仍舊猶疑地站在哪兒，這時卜西道尼莫夫出現了，行個禮，請求他去晚宴去。他的母親跟在他的身後。

「大人，」她行個禮說，「賞光——不要輕視我們的貧窮，……」

「我——我——的確，我不知道，」伊凡。伊里契開始說，「不是來吃飯的，……我——我要走了——」

他真的手中握着皮帽子。並且，那時他心中決定他立刻要走的，無論如何，沒有東西會引誘他停留的，……然而他竟留下了。片刻以後，他領引一羣人走到餐桌前，卜西道尼莫夫和他的母親走在他的前邊開路。他坐在上席，於是又有一新瓶香檳酒放在他的

面前。冷食有青魚和酒。他伸出手，給自己倒了一大杯沃特加酒，便喝下去了。以前他從來沒有喝過沃特加酒的。他感覺他好像滾下山了。飛……飛……飛……他一定要勒住身體，抓住什麼東西，但是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 五

事實上，他的處境變得越法怪僻了。有甚於此者，那好像是一種命運的嘲笑。祇有上帝知道在這一小時當中，他遭遇了什麼。當他走進房子的時候，他伸出胳膊，可以說，去擁抱全人類，擁抱他所有的屬員；可是現在，幾乎不到一小時以後，他感覺，並且心痛地知道他不能忍受卜西道尼莫夫了，他詛咒他，詛咒他的妻子和他的結婚。不僅這樣，他也從卜西道尼莫夫的面色上，從他的眼光中看出，他也不能忍受他的首長了；他望着，幾乎在說：滾開，你這該死的老東西！什麼東西把你吹到這兒來坐在我的肩膀上呢？」他早已從卜西道尼莫夫的眼光中看出這意思了。



當然，當伊凡·伊里契坐在桌子前邊時，他最好趕快把手割斷，而不要誠懇高聲地承認，甚或對自己，已經妨礙人家了。那一時刻還沒有到來；他仍然處在均衡的狀態中。但是他的心——在他的心中有痛苦。他的心想要自由，想要擺脫這種空氣，想要去休息。伊凡·伊里契的確是一個太好的人了。

他知道，是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老早應該走開的，不僅走開，而實際是使自己逃脫，是拯救自己；他也清楚地知道，一切忽然變得不像，一點也不像當他在木板小徑上走着的時候所計劃的那種情形。

「我爲什麼到這兒來呢？我是來吃和喝的嗎？」當他吃青魚的時候，他問他自己。他到這兒的時候，心正陷入一種空虛的狀態。有些時候，在他的心的深處，他諷刺地望着他自己的行爲。他開始不了解他爲什麼來的了。

「現在他如何才能走掉呢？在沒有完成他想做的事情就走開是不可能的。人們會說什麼話呢？他們會說我常到下流的地方去了。如果我不完成我來的目的，那的確會像那樣的。明天他們會說什麼話（當然，因爲到處會談論的）——斯特潘·尼基弗洛維契，

賽蒙。伊凡諾維契會說什麼——在大法官廳，在謝貝爾的家，在蘇賓的家，他們會說什麼呢？不，我一定要使他們全都了解我爲什麼來的方法，離開這兒，我一定要表示出我的本意。」

但是，不幸得很，絕好的一刻良機不會出現了。「他們甚而不尊敬我了，」他繼續想着。「他們在笑什麼？他們太隨便了——他們好像沒有同情，……是的，我早就懷疑到了，年青的一代是沒有同情的！我一定要留下，不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現在他們跳舞了，但是晚宴時，他們又都集到一塊了……我要談論現在的問題——改革——俄羅斯的偉大……我可以使他們附和我的！是的，也許還沒有什麼失掉。也許實際總是這樣的。我應該怎樣開始才能使他們發生興趣呢？我用什麼樣的口吻談話呢？我感覺失措，……十分失措。他們要求什麼呢？他們需要什麼呢？我明白他們是笑他們自己的。的確不是笑我吧？上帝——我需要什麼呢？我爲什麼到這兒來？我爲什麼不走呢？我希望完成什麼呢？這些就是他的思緒，一種恥辱，一種深重難忍的恥辱開始撕裂他的心了。

## 六

事情就這樣進行着，一步接着一步。

他剛坐在桌子旁邊兩分鐘以後，一種可怕的思緒控制住了他的全身。他忽然感到醉得很厲害，那就是說，不像他以前那樣的微醉，而是大醉了。醉的原因是剛喝過香檳酒後喝了一杯沃特加酒，那酒立刻發生影響了。他感覺他的全身變得全然無力了。當然，他的勇氣增加了許多，但是他的意識還是清醒的。並且對他喊着：「那是不對的，非常不對，絕對地失禮呀。」當然他的散漫的昏醉的思緒不能繼續固定在某一點上的：忽然在他的心中十分清楚地顯現了兩個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是傲態，克服和消滅各種障礙的願望，能達到目的的蠻勇的確信；另一方面是心靈的痛苦、憂悵和心境沉淪的感受：他們要說什麼話？這一切如何結束呢？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明天——明天？」

沒有到夜深時，他有一種愚蠢的預感，他覺得客人中有他的敵人。「那一定是因為

我來的時候就喝醉了，」他想，帶着痛苦的懷疑。當他從一些無誤的暗示相信了桌子上的一些人的確是他的敵人，相信了這事實不再可疑的時候，他的恐怖是如何呢？

「可是爲什麼？這原因是什麼呢？」他詫異着。

所有的客人，大約有卅人，坐在桌子周圍，有些人已經吃完了。有些人的行爲非常疏忽，惡意和不羈的，叫喊着，大聲講着話，亂敬酒，並且以麵包揉成小球用之投射那些女人。一個穿着大禮服的很醜陋的人在晚宴開始時就從椅子上掉下來了，倒在地板上。一直到晚宴結束。另一個人想要站在桌子上敬酒，祇是那位軍官拉着他的上衣後襟，設法阻止他的早熟的興奮。晚宴是十分平民化的，雖然那是一個從將軍的家中僱來的廚師做的；有肉凍、醬舌、馬鈴薯、肉餅、綠豌豆；也有一隻鵝，最後還有涼粉。飲料有——啤酒，沃特加酒和白葡萄酒。惟一的一瓶香檳酒放在首長的面前，使他祇得自斟自飲，因爲在晚宴時，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不敢發端了。別的客人乾杯時喝苦酒，或則抓到什麼酒就喝什麼酒。餐桌是用許多小桌拚成的，其中還有一張牌桌，有許多小桌布圍在上面。男女客人混雜地坐着。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不坐下，但是在各處走動，看是否一

切都有秩序，每個人都安排好了。代替她，却有一個兇臉的女人板着面孔走來了，他穿着一種紅綢長衫，戴着高帽子，他從前沒有出現過。她就是新娘的母親，她終於答應從後房出來晚宴了。那時以前，因為她和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不能和解，所以她不出來；但是這件事以後我們再談吧。這個女人帶着仇恨，甚至帶着嘲笑望着首長，顯然她是不願意介紹給他的。伊凡·伊里契覺得這個女人非常可疑。他覺得別的一些人也是可疑的。他們好像都是對付他的同謀者。不論如何，他覺得是如此的，在整個晚宴時間，他相信越發是那樣了。譬如，有一個長小髭的兇臉相的人，是一種藝術家，他看了伊凡·伊里契幾次，然後就轉身和他鄰坐的人耳語。另一個學生，大家一定承認他醉了，然而也表現一些可疑的徵象。對醫科學生的希望也很小；甚至那位軍官也是不能依賴的。但是十分特殊而又顯著的，從作家的眼睛中閃耀着仇恨；他吊兒瑣地橫臥在椅子上，很驕傲而又傲慢地望着他，非常自恃地吸氣。雖然別的客人對那位「作家」並不注意，對那位祇給「火印」寫四行詩，所以變成了自由主義者的作家並不注意：雖然，很顯明，他不被他們喜歡，仍然還有一個麵包球，很清楚是瞄準他的，落在伊凡·伊里契附近了，

如果擲麵球的人不是『火印』的那位紳士，他準備要割掉他的腦袋的。

這一切對他都有一種可悲的影響。

還有另外一種觀察也特別使他不痛快。伊凡·伊里契十分相信他說的話開始不清晰了；話很難使他說出來；他有很多話要說，但是他的舌頭不轉動；時時他也忘記了自己，最主要的，不知什麼原因，他忽然吸着氣，然後笑着，雖然並沒有什麼可笑的。這種傾向在喝完一杯香檳酒後很快就過去了；雖然伊凡·伊里契自斟自飲，他並不願意喝了，但是忽然十分無意地就喝乾了。這杯酒喝過以後，他幾乎想要哭。他感覺他陷入了最悲傷的敏感中；他又開始要愛，愛一切的人，也愛卜西道尼莫夫，也愛那作家。他想要擁抱他們，擁抱他們所有的人，忘掉他們，與他們和解。不僅那樣；他想要十分坦白地對他們說，告訴他們一切；那就是說，他是多麼善良多麼仁慈的人，他有多麼漂亮的才幹。他對他的祖國該多末有用，他該多末善於取悅女人，最主要的，他是多麼進步的人，他多麼仁慈地準備對任何人折節，甚至對最下等的人，最後在結尾，他十分坦白地告訴他們引誘他不被約而參加卜西道尼莫夫的結婚的動機，喝了兩瓶香檳酒和因為躬逢其

盛而自己感到愉快的動機。

「真理，神聖的真理，最主要的，是坦白。我將以坦白戰勝他們。他們會相信我，我對一切都明白了；他們現在還用仇敵的眼光望着我，但是當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們時，我將不可抗拒地征服了他們。他們將給我斟酒，並且叫喊着祝飲我健康。我敢斷定，軍官會用刺馬鉄打碎了杯子。或則他們會喊着烏拉！或則他們想要拖屍（*труп*）（註：拖屍爲美國高年級大學生對新生的一種開玩笑的舉動。四人各拉一臂一腿將一人拖出向上拋之。戰前清華燕京等校亦流行。）我，像槍騎兵那樣，我不拒絕的，那一定是一樁很好的事情。我要吻着新娘的前額；她是一個漂亮的小東西，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也是一個很好的人。當然卜西道尼莫夫在將來也會變好的。可以說，他祇要求世界的光輝……雖然那種真誠的殷勤在青年的一代的確是缺乏的，然而——然而我將告訴他們在其它歐洲列強中，俄羅斯的新命運。我也願意提到農民問題……他們大家會愛我，我將光榮地離開這房子了！」

這種思緒的確是很快活的，但是不快活的是在這些玫瑰色的希望中，伊凡·伊里契

忽然發現他自己有了一種意外的才能，就是吐口涎。無論如何，他的痰好像違反自己的意志從他的口中跳出來了。他首先發現亞基慕。彼得洛維契的臉濺上了他的痰，亞基慕由於尊敬，靜坐着，不拭去那塊痰；伊凡。伊里契拿着一塊餐巾給他拭去了。但是當他拭痰的時候，他感覺很荒唐，非常缺乏常識，所以他變得沉默，並且開始詫異了。亞基慕。彼得洛維契雖然也喝了一些酒，但是却像個拔毛鷄似坐在那兒。伊凡。伊里契現在感覺他已經和他談了將近一刻鐘最有趣的問題，當亞基慕。彼得洛維契聽他談時，他好像有點慌亂，更不用說對某種事情恐懼了。卜西道尼莫夫和他隔一個椅子坐着，也伸出了他的長脖子，頭偏在一邊，好像聽他說話，臉上蒙着最不快活的表情。他的確好像看守着他。他把眼光射在客人身上，他看出許多客人直視着他，並且笑着。但是最奇異的，這一點不使他狼狽；相反的，在吮了一口酒以後，他開始以一種大家都可以聽見的聲音談着：

『我剛說過，』他開始用很大的聲音說，『我剛說過，先生和女士，對亞基慕。彼得洛維契說過，俄羅斯——特別是俄羅斯……總之，你們明白我要說什麼。俄羅斯度過』



了，以我最深的信念，仁慈……」

「仁——仁慈，」桌子那邊的人回應着。

「仁——仁！」

「成——成！」

伊凡。伊里契停止了。卜西道尼莫夫從椅子跳起來，開始環視是誰喊叫的。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悄悄地搖着頭，好像勸阻客人。伊凡。伊里契清楚地看出了這一點，但是他固執地不注意他。

「仁慈！」他繼續加重地說；「不久以前……恰是這樣——不久以前我對斯特潘·尼基——基——弗洛維契說……是的……可以說——事情的更始——」

「大人」有人從桌子的另一端高聲喊着。

「有什麼見教？」伊凡。伊里契回答，打斷了他的話，想要看看誰在喊他。

「沒有什麼，大人。我被感動了；繼續說下去！說說說下去！」同樣的聲音回答。

伊凡·伊里契提起了精神。

『可以說，這些事物的更始。』

『大人！』同樣的聲音喊着。

『你要怎麼樣？』

『你好嗎？』

這次伊凡·伊里契不能再忍受了。他中斷了他的話，轉身向着那個秩序的擾亂者，那個無禮者。他是一個很年青的學生，喝得很醉了，激起了他的懷疑。他叫喊了很久，打壞了一個杯子和兩個盤子，並且肯定地說，在結婚宴上做這種事是正當的。當凡伊·伊里契轉身向着他時，那個軍官開始激烈地叱責那個叫喊者。

『你這種行爲是什麼意思？你爲什麼喊叫？你應該被踢出去！』

『大人，不關你的事，不關你的事！說下去吧！』那個微醉的學生喊着，又坐到椅子上了。『我聽着，並且很，很，很滿意你。那是值得讚揚的——最值得讚揚的！』

『一個喝醉的學生！』卜西道尼莫夫低聲說。

『我看他是醉了，但是——』

「我剛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大人！」軍官開始說，「但是我們聯隊的一個青年中尉也這樣和他的上級談話。這個青年在模仿他。他重覆着他的上級說的每個字——值得讚揚，值得讚揚！」十年前就是因為那種緣故他被革職的。」

「哪兒的中尉？」

「我們聯隊的一個中尉，大人。他瘋狂地喜歡讚揚。起初他被溫和地勸阻着，但是以後把他拘留起來了。長官像父母似地待他，但是他祇說，「值得讚揚，值得讚揚！」說也奇怪，這個軍官是一個有丈夫氣的人——六呎多高。起初他們要試驗他一下，並且說他是瘋狂的。」

「所以他是一個小學生。對於小學生的惡作劇，一個人不需要很嚴厲的。在我這方面，我準備寬恕……」

「大人，有一個醫學試驗。」

「所以他們把他解——剖了嗎？」

「天啊，他還活着呢，先生！」

客人們一直到那時的行爲還很正當，以轟然的大笑聲歡迎這句話。凡伊·里伊契變得兇狠了。

「先生們，先生們，」他噓着，開始並不口吃。「我很明白一個人不能解剖一個活人的。我想由於他的瘋狂，他不再是活的了——那就是說，死了……那就是我想要說……你們不愛我，然而我愛你們。是的，我連波——波菲里都愛……我這麼說話降低我的身分了……」

那時，一大塊口涎從伊凡·伊里契的口中落到桌布的最顯著的一塊地方了。卜西道尼莫夫趕快用他的餐巾拭去了。最後這一次的不幸完全毀滅了他。

「先生們，這太過火了！」他失望地喊。

「這個人喝醉了，大人，」卜西道尼莫夫又重覆地說。

「波菲里！我看你……大家……是的！我說我希望——是的，我請你們大家說：我怎樣把我自己降低身份了？」

伊凡·伊里契幾乎要哭了。

「大人，你怎麼想到這件事情了呢？」

「波菲里，我請求你……告訴我：是否我來——是的，是——參加婚禮……我有一個目的。我想要在精神上提高……我要你覺得……我請求你們大家。在你們的眼目中，我是不是降低了我的身份呢？」

這時是死寂的。就是那樣：死寂，對這命令式的質問也是死寂的！「在這種時候喊叫會使他們遭受到什麼損失呢？」大人的腦海閃着這種念頭。但是客人們祇互相望着。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坐在那兒，與其說活着，不如說死掉了，然而卜西道尼莫夫由於恐懼比前更爲啞然了，心中却重覆老早就縈繞着他的心胸的可怕的問題：「明天我對這一切要怎樣交代呢？」

忽然「火印」的寫稿人，雖然已經很醉了，始終陰沉地坐着，坦白地對伊凡·伊里契講話了，眼睛閃着光，開始代表全體客人回答他。

「是的，」他大聲喊，「是的，先生，你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是的，先生，你是一個落伍者。——落——伍——者。」

「青年人，想一想你對誰敢那樣子說話呀，」伊凡·伊里契吼着，狂怒地從椅子上跳起來了。

「我對你講話：我不是一個青年人！你到這兒來擺架子，來出風頭！」

「卜西道尼莫夫，這是怎麼回事？」伊凡·伊里契叫着。

卜西道尼莫夫非常驚慌地跳起來，像一根木棍似地挺直地靜立着，不曉得怎麼辦才好。客人們都啞然地坐在原位。藝術家和學生喝彩並且喊叫，「妙極！妙極！」

作家繼續以無比的狂怒喊着：

「是的，你到這兒來吹牛你那套仁慈！你破壞了每一個人的娛樂。你光喝香檳酒，却沒有想到那對一個月入十盧布的小公務員太昂貴了。我懷疑你是那些個認為屬下的年青的妻子是可口的小東西之類的長官。還有甚者——我斷定你支持酒業專利！是的，是的，是的！」

「卜西道尼莫夫，卜西道尼莫夫！」伊凡·伊里契喊着，向他伸出了胳膊。他感覺這位先生說的每一句話好像是一把新刀刺在他的心上。

「好，大人，請不要不安，」卜西道尼莫夫用力地說，走向了那位作家，抓着他的衣領，把他拖走了。非常令人難信的是像卜西道尼莫夫那樣弱的人，能表現出那麼大的體力，但是作家很醉了，卜西道尼莫夫却很清醒。他打他幾下後背，把他推到門外去了。

「你們是一羣無賴，」作家喊着。「我明天在「火印」上給你們畫一張漫畫！」全體的人從他們座位跳來了。

「大人，大人！」卜西道尼莫夫和他的母親喊着，好幾個客人圍着首長，「大人，請安靜！」

「不，不！」首長喊。「我算完了！我到這兒來……我想要——可以說——施洗禮……可是這就是發生的事情——發生的事情！」

他退坐在他的椅子上，幾乎失了知覺，把兩隻胳膊放在桌子上；他的頭垂在胳膊上，正放入涼粉中了。整個的驚亂是無法形容的。過了一會兒，他站起來了，顯然想要走開，但是他蹣跚着，絆着了椅子腿，便倒在地板上了，並且開始發出鼾聲……

的確，清醒的人偶然喝醉了酒，會發生這種事情的。直到最後的動作，最後的時刻，他還保持着清醒，於是忽然好像被砍掉似地倒下去了。伊凡·伊里契躺在地板上，完全失了知覺。卜西道尼莫夫抓住他的頭髮，看見這種情勢便啞然無聲了，客人們開始匆匆地散開了，每個人對這件事都有他自己的批評。那時已經三點鐘了。

## 七

主要的事情是卜西道尼莫夫的處境比所設想的還要壞，甚而當你從現在的環境的狼狽來判斷的時候。當伊凡·伊里契躺在地板上時，卜西道尼莫夫站在他的附近，絕望地扯着頭髮，我們要把這個故事的線索折斷一會兒，對於波菲里·彼得洛維契。卜西道尼莫夫述說幾句吧。

在他結婚前不足一個月，他差不多要完蛋了，他從一個遙遠的地方來，在那兒他父親做一個小事，並且在因罪候審時死掉了。大約在他結婚的五個月之前，在彼得堡將近



挨餓了一整年之後，卜西道尼莫夫找到了一個月薪十盧布的位置，他好像從很快就會又被環境毀滅了的死人——肉體和心靈——中掙扎出來了。他和父親死後被遺在外省的母親是十分孤單的。母親和兒子幾乎要凍死了，以各種可疑的食物來充飢。甚而還有卜西道尼莫夫拿着杯子到井泉喝水的日子。當他找到職業的時候，他和他的母親設法住在一個屋角。他出去洗東西，他由於嚴格的節儉，在四個月內積了足夠買一雙靴子和溫暖的上衣的錢。他在他的辦公室中也忍受着悲慘：他的上級問他最後一次沐浴是在什麼時候。大家都低聲說他的制服的領子底下有一窠臭虫。但是卜西道尼莫夫的個性很強。在外表上，他是溫和與沉靜的，他受過很少教育，別人幾乎從來沒有聽他談過話。我不知是否他曾經思想過，擬定過計劃，編造過系統，是否他曾經思索過任何事情。但是，代替這個的，一種想從惡劣環境中自拔出來和使自己立於較好地位的本能的，蠕動的，無意識的決心在他的心靈中滋長起來了。他有螞蟻的韌性；如果你破壞了一個螞蟻窠，牠們立刻開始去修補；你再把牠破壞，牠們又開始築起來，這樣是無止境的。他是一個建設的有教化的人。在他的前額上表現着他會開道路，築他的巢，甚而也許建起倉庫的氣質。

。他的母親是全世界唯一愛他的人，而且她熱烈地愛他。她是一個強壯，無疲而又辛勤的女人，而且同時又很和善。也許他們會繼續在他們的屋角再住上五年或六年希望着好日子，如果他們遇不到那位退職的名義的參事官穆萊克皮塔耶夫，他是他們由來的那個小城一個政府機關的會計，但是自從退職後，就和他的家人卜居在彼得堡了。他認識卜西道尼莫夫，並且對他的父親有一種義務的關係。當然他沒有很多的錢，但是他有一些——有多少沒有人知道，甚而他的太太，他的長女，他的親屬都不知道。他有兩個女兒，因為他很固執，一個醉鬼兼家庭的暴君，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殘廢，他決定把他的女兒嫁給卜西道尼莫夫。『我認識他，』他說；『他的父親是一個好人，兒子也一定會是一個好人的。』不論什麼事情穆萊克皮塔耶夫要想怎麼樣做就怎麼做；有一次他說，一定這麼辦。他是一個異樣頑固的人。他總坐在一張靠椅上來消磨他大部分時間，因為他的一隻腿由於一種病症而殘廢了，然而那並不能阻止他喝沃特加酒。他終日喝酒與呢罵。他是一個壞心腸的人，他總要折磨一個人。因此，他有幾個遠方的女親戚住在他的家中——他的姊姊，一個患病而又吵鬧的女人，兩個他太太的姊妹，兩個都是壞脾

氣而又多嘴的女人，除她們之外，還有他的老姑姑，她有一隻肋骨不知如何折斷了。他的家中也住了一個俄羅斯化的德國女人，因為她有講『天方夜譚』的故事的才能。他唯一的樂趣就是欺服這些靠着他的慈善而活着的不幸的女人，時時刻刻因為一點小事情咒罵她們，她們誰也不敢回他一句，甚至生而就患慢性牙痛的妻子也不敢回他。他總想讓她們互相爭吵，發明和激起各種是非與不和，於是高興地笑着，當他看見她們吵鬧和幾乎要動武的時候。當他的長女經過十年和一個軍官丈夫過的悲苦生活後，變成了寡婦，帶着三個病弱的孩子回家來的時候，他也是高興的。他不能忍受她的孩子，但是他們的到來，可以增加做爲他每天實驗的犧牲者的數目，這老頭子又很高興了。這一羣女人和病孩子都陪着這位折磨者擠在彼得堡郊外的一所小木房子中。她們吃不飽，因為那老頭子很吝嗇，祇一個銅板一個銅板地給錢，雖然他永遠也不吝嗇喝他的沃特加酒；她們永遠也睡不好覺，因為那老頭子不能睡覺，並且需要她們解悶。總之，她們都很悲慘，詛咒着她們的命運。就在那時，穆萊克皮塔耶夫初次見到了卜西道尼莫夫。他對他的長鼻子和謙恭的態度很驚訝。他的樸素而病弱的小女兒那時才十七歲。她進過一度德國學校

，但是她祇學會了字母，她長成了，患癩癰和貧血，在她的殘廢和醉酒的父親的拐杖之下，在家庭的爭吵，讒陷，偵查和誹謗的騷亂中，她長成了。她從來也沒有朋友，也沒有知識。她很早就想結婚了。在人衆中，他是沉默的，但是在家中，她對她的母親和他們的食客是惡毒的，並且像手錐那樣銳利。她特別喜歡捏和打她姐姐的孩子，給他們謔言，說他們怎樣偷糖和麵包，這在她和她的姐姐之間引起了沒有完結的爭吵。老頭子本人主張她應該嫁給卜西道尼莫夫。雖然他的境况很可憐，他還請求一點考慮的時間。他和他的母親考慮了很久。那房子換了新娘的名字，雖然是個小房子，一個木頭房子，一個壞房子，照樣還是值點錢的；除此之外，老頭子還答應給他四百盧布——一個人什麼時候能積下這麼多的錢呢？『你知道我爲什麼要招一個男人到家裏來嗎？』頑固的老醉鬼喊着。『第一因爲你們是女人，我討厭女人。我也要他聽從我，因爲我是他的恩人。第二，我把他招來，因爲你們都不願意這件事，並且很生氣。我做這件事好對付你們。我說了就做。可是你，波菲里，她變成你的妻子後，你打她；自從她下生以後，她的身上就有七個魔鬼。把牠們趕出去，我預備了一個拐杖！』

卜西道尼莫夫仍舊沉默着，但是他已經決定了，他和他的母親在結婚以前就搬進來了；老頭子給他們洗，給他們穿，給他們鞋子，給他們錢結婚。老頭子保護他們，或則因為全家的人都反對他們吧。卜西道尼莫夫的老母親很討他的好，甚至他都不欺凌她了。至於卜西道尼莫夫，在結婚一星期之前，他讓他跳卡札契克舞給他解悶。「喂，夠了，」在跳舞的末尾他說；「我祇要看看，是否你在我的面前忘了形。」他差不多給了他們足夠結婚的錢，於是就邀請來他所有的親戚和朋友。卜西道尼莫夫的一邊所請的人祇有「火印」的作家和貴賓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卜西道尼莫夫很清楚新娘嫌棄他，並且願意嫁給那個軍官，不嫁給他。但有他和他的母親忍耐着一切所安排的事情。在結婚日的整個晝夜，老頭子都坐着喝酒和咒罵。因為結婚，家中所有的人都躲到後屋去了，並且擠在一塊，所以空氣都弄得惡濁了。前屋準備好做跳舞和喜宴用的。最後在十一點左右，老頭子睡着了，喝得爛醉，新娘的母親整天特別和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嘔氣，決定消了氣，裝出親切的樣子，並且參加舞會和晚宴了。伊凡。伊里契的蒞臨改變了一切。穆萊克皮塔耶夫太太變得羞臊，她生氣了，並且向他們咆哮，因為沒有告訴她把首長

也邀來了。有人告訴她他是未請而至的，但是她愚蠢得不肯相信。香檳酒被認為是必須有的。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祇有一個盧布，卜西道尼莫夫自己連一個戈比克也沒有，所以他們不得不折腰去麻煩穆萊克皮塔耶夫太太了，先向她要錢買了一瓶香檳，然後又要錢買了一瓶。他們向她述說，那與卜西道尼莫夫將來的官場生涯，聯絡和其它等等有多少的利益——他們最後勸說她，她才拿出了錢，但是她使卜西道尼莫夫吃了許多苦頭，那夜有好幾次他不得不跑回那個小房間，安置着註定天堂的喜悅的新婚的床舖的小房間，他沉默地倒在床上撕他的頭髮，當他由於無力的狂怒渾身發抖的時候。是的，伊凡。伊里契不知道那夜他所喝的兩瓶香檳酒要值多少錢。請想一想卜西道尼莫夫的恐懼，痛苦和失望吧，當那事件隨着伊凡。伊里契而到達了這樣意外的結局時。他在眼前又看見各種的麻煩，也許會鬧一整夜的——善變的新娘的尖叫和眼淚；新娘的愚蠢的母親的責備。他的頭已經痛了，他的眼睛被惡濁的空氣和黑暗弄得昏花了，現在伊凡。伊里契還需要他扶助。現在是早晨三點鐘，是必須要找一個醫生或一輛馬車送他回家的，一定要一輛馬車，因為送這樣一個人物回家，已經陷入那種狀態，雪橇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從

哪兒才能找錢去叫馬車呢？穆萊克皮塔耶夫太太狂怒着首長在晚餐時沒有和她談上兩句話，也沒有看她，聲明她一個戈比克也沒有。十分可能她真是一個戈比克也沒有的，但是到哪兒找錢呢？他要怎麼辦呢？的確他是有原因撕他的頭髮的。

## 八

同時，他們已經把伊凡。伊里契放在餐室裏的一張小皮沙發上了。當別的人收拾東西，拆開桌子的時候，卜西道尼莫夫想從各方面求錢。他甚而想和僕人借錢——但是沒有人有錢。他冒險要和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借錢，他比別人都停留得久。但是像他那種慈善的人，一聽到錢，就昏迷了，你可以說，他就驚慌了，所以他講着各種意外的無聊的話。『下次極願幫忙，』他含糊地說，『但是這一次得請求原諒。』他拿起帽子，連忙就走出了房子。祇有那個講過詳夢者的故事的那個善心的青年對他有一點並非不合時的幫助。他也比別人停留得時間更久，因為他對卜西道尼莫夫的不幸表示誠懇的關心

。最後卜西道尼莫夫，他的母親和那位青年，在商談過以後，決定最好不去請醫生，祇找一輛馬車把醉人送回家就行了，在目前，在馬車沒有叫來之前，可以採用簡便的家常的方法，如用涼水沾濕他的頭和顛顛，把冰敷在他的頭蓋上等等。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担任看護工作。那個青年跑出去找馬車。因為在那種深夜的時候，在彼得堡郊外甚而找一個雪橇都是不易的，他必得到很遠的馬車行去喚醒一個車夫。於是價錢講了很久的時間；車夫說在夜間的那種時候，五盧布太便宜僱不去馬車的，但是最後他們同意三個盧布了。但是那個青年差不多在四點鐘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改變心思了。仍然昏沉的伊凡·伊里契病得很重，呻吟得很厲害，瘋狂地亂滾着，所以動一動他都是十分不可能的；並且在這種情形之下把他送回家去是危險的。『這一切的結果會怎麼樣呢？』卜西道尼莫夫問着，十分沮喪的。怎麼辦呢？一個新的問題發生了：如果把病人留在他們的家

中，把他放在什麼地方呢？把他抬到哪兒去呢？在所有的房間中，祇有兩張床，有一張大的雙人床，是穆萊克皮塔耶夫和他的太太睡的，另一張床是新買的假胡木的雙人床，是給新婚夫婦用的。其餘的人都睡在地板上，一個貼一個大半都睡在羽毛被子上，那些



被子是破亂的，有臭味的，很不夠味，就是這樣，被子也祇夠他們自己用，幾乎沒有給他用的了。他們把病人放在哪兒呢？羽毛被可以找到一床，因為有人可以讓出一床，但是把牠放在哪兒呢。他們決定把床鋪安置在客室中，因為客室離家中別人住的房間最遠，並且另外有一個門出入。但是床鋪搭在什麼上呢？可以搭在椅子上嗎？大家都知道，祇有小學生在星期尾回家來的時候，才睡椅子的；但是伊凡·伊里契這種人物睡椅子是太不恭敬了。第二天他發現他睡在椅子上，他會說什麼話呢？卜西道尼莫夫聽不見的。祇剩有一件事可做——把他抬到新娘的床上。我們已經說過，這張新娘的床是安排在餐室外面的一個小房間中。床架上鋪着新買而沒有用過的床墊，乾淨的被單，四個粉紅色的白洋布枕頭，套在有裙飾的麻紗的套子中，和一床有精美的花紋的粉紅色的緞被子。麻紗的帳子掛在床上頭的金色的環上。總之，一切都應該是新娘所享受的，客人差不多都進那房間去過，都很羨慕那些陳設。討厭卜西道尼莫夫的新娘那晚有好幾次悄悄地走進那房間去看。當她聽說他們要把那個染上了類似霍亂症的病人抬進來，並且把他放在她的床上時，她的惱恨和憤怒是如何呢！新娘的母親參與其事了，呪罵着，並且以明

天向丈夫訴苦爲辭來威嚇他們，但是卜西道尼莫夫表示了他的威權，堅持要那樣做。伊凡·伊里契被抬到床上去了，羽毛被給新婚夫婦安放到客室去了。新娘低泣着，準備去強奪，但是不敢反抗。她的父親有一隻她很熟悉的拐杖，她很清楚，明天她的父親會得到關於某些事情的報告的。爲了安慰她起見，他們把粉紅緞子被和套着麻紗套的枕頭搬到客室去了。那時，青年坐着馬車到了；一聽說不要馬車了，他就非常驚慌。他必須要付車夫錢的，他的衣袋中從來也沒有過二十個戈比克的錢幣。卜西道尼莫夫聲明他完全破產了。他們想要勸導車夫，但是他開始吵起來了，甚至要敲百葉窗。我不大曉得這一切如何結束的了。我知道那青年像囚犯似地坐在車中到柏斯基區的四道街去了，到那兒希望去喚醒和幾個朋友過夜的一個大學生，期望從他那兒得到一點錢。當新婚夫婦單獨被關在客室中時，已經五點鐘了。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在病人的床邊守夜。她躺在地毯上，把她的皮外衣蓋在身上，但是她睡不着，因爲她時常要起來；伊凡·伊里契病得很重。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是一個寬厚勇敢的女人；她給他脫了衣服，像照看自己的兒子似地照看他，整夜她把必須的器皿拿出去，又拿進來。然而這一夜的災難還沒有過去。

## 九

新婚夫婦單獨在客室裏幾乎還沒有過十分鐘，忽然響着刺耳的叫聲，不是喜悅的叫聲，而是最壞的一種叫聲，立刻又傳來了椅子的落下和破裂的響聲。不一會兒，突然一羣驚駭和嘆氣的衣裝不整的女人衝進了沉靜而黑暗的房間。那些女人有新娘的母親，她的放下病孩子的姐姐和她的三個姑姑，折斷肋骨的那個也在內。廚子也去了，會講故事的那個德國女人，自己的羽毛被叫人家強迫拿去給新婚夫婦用的那個德國女人，也跟着那些人去了（她的羽毛被是這家最好的一床，她自己唯一的財產）。這些可敬而眼光敏銳的女人，由於神祕的好奇的侵蝕，已經在一刻鐘之前就從廚房和甬道用腳趾走來了，並且在應接室傾聽着。當有人要點起蠟燭時，她們就可以看見意外的景象。祇支撐羽毛床鋪的椅子，由於加倍的重量被擠開了，羽毛被落在椅子當中的地板上了。新娘怒恨地嗚咽着；這次她受辱得心痛。卜西道尼莫夫，在精神上是一個死人，站在那兒，就像正

犯了罪被人抓到的一樣，他甚而不想衛護自己。『啊』，『噢』和它的叫喊從四方發出來。聽見這種聽音，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跑來了，但是，這一次，新娘的母親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她開始以奇異和最不公正的責備攻擊卜西道尼莫夫，她說，『先生，這件事發生以後，你還是什麼丈夫？先生，受過這種恥辱後，你還能做什麼？』和其它的話，結果牽着手把她的女兒領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了，還要負完全責任明天去給兇狠的老父親解釋。其餘那些人跟在她的後面，嘆氣，搖頭。祇有他的母親停在那兒，想要安慰卜西道尼莫夫，但是他立刻也讓她去了。

他不需要安慰。他走到沙發，像那樣坐在沙發上了，光着腳，祇穿着不可脫下的內褲，陷入一陣愠怒的猶豫中了。他的思緒交叉而又交叉，混淆在他的腦海中。有時他機械地環視着房間，環視着剛才還有瘋狂的跳舞和空氣中還充滿了烟霧的房間，烟頭和包糖果的紙仍然散佈在洒過燭汁的骯髒的地板上。坍塌了的新娘的床和翻倒的椅子證明了最優美與最真實的人間的希望與夢想的動搖。他這樣坐着思索差不多有一小時的光景。祇有悲哀的思緒盤在他的心中，譬如，現在在辦公處會有什麼事情等待他呢？他痛苦地

想到，不論犧牲多少，他必須調換一個服務的機關；在昨天晚上事情發生以後，再留在那個辦公處，是不可能的了。他想到穆萊克皮塔耶夫，第二天也許會再讓他跳卡札契克舞來試驗他的溫順的。他想起了，雖然穆萊克皮塔耶夫給了他五十盧布，作為結婚費用的開支，那錢全花光了，但是他還沒有給他答應他做為嫁奩的那四百盧布，並且後來也沒有再提起了。甚至那所房也沒有合法地移交過來。他也想到了他的妻子，她在他的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候丟棄了他；他想到用一隻腿給她跪下的那個高個的軍官。他還有時間注意這件事情。他也想到由她自己的父親證實的在他的妻子身上的七個魔鬼，並且想到了預備把他們擡出去的那根拐杖。當然他感覺他有力量忍受許多的，但是到底命運在他的身上堆積的驚懼太多了，所以終於他開始懷疑他自己的力量了。

這就是卜西道尼莫夫的悲哀的思緒。同時，蠟燭頭要燒盡了，牠的垂死的光亮一直落在卜西道尼莫夫的身上，在牆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帶着長脖子，大鈎鼻子，從前額支出來的兩縷頭髮和他的後腦。最後，當早晨的清涼侵入時，他頭兢兢地站起來，身心麻木，走到放羽毛被的地方，也不加整理，也沒有吹滅蠟燭，也沒有放一個枕頭在頭下

，俯伏在地上，便睡熟了，像那些在第二天被判決梟首示衆的人那樣陰悶而深沉地睡熟了。

在另一方面，伊凡·伊里契·布拉林斯基在可憐的卜西道尼莫夫的結婚的床上所過的痛苦之夜用什麼才可以比較呢？有些時候，頭痛，嘔吐，和其它不愉快的襲擊一刻也沒有離開他。這些是地獄中的苦難，但是祇一陣陣清醒的意識閃耀着這種恐怖，這種陰森可厭的圖影，所以他還是不清醒爲好。他的腦筋仍然是昏迷的。他認識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聽着她的溫和的勸言，像這一類的話——「請忍耐吧，大人——請忍耐吧——不能醫治的病一定要忍受」——他認識她，但是說不出來她在那兒的道理。他有各種討厭的影象：他最常看見賽蒙。伊凡諾維契，但是當他更細心地看的時候，他看出那不是賽蒙。伊凡諾維契，而是卜西道尼莫夫的鼻子。那位自由主義的藝術家，軍官和繃緊臉的老太婆都在他的眼前閃過去了。最使他發生興趣的東西是從天花板上懸下來的掛着麻紗帳子的金色的環子。藉着在房子裏唯一燃着的蠟燭頭的昏暗的光亮，他能很清楚地看見，他總想要明白那環子是做什麼的，爲什麼懸在那兒，那是什麼意思呢。他問了那老

婆好幾次，但是顯然他說出的話和他想說的話是不同的，因為他不能使她了解，不論他怎樣努力解釋他想要解釋的。最後，將近早晨時，病的侵襲停止了，他睡熟了，睡得非常深熟，而且無夢。他睡了將近一小時，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差不多完全清醒了，感覺頭難忍地疼痛，口中和像一塊布似的舌上有一股最壞的味道。他坐在床上，看着四周，並且試着思索。從百葉窗狹縫透過來的破曉的微光在牆上顫動着。那時大約是早晨七點鐘了。但是當伊凡·伊里契忽然想起，並且明白了前一個夜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時；當他想起晚餐時的一切事件時，想起他的失敗的動功，他的演說；當他帶着可怕的清晰感覺到了這一切所發生的結果，人家會怎麼想他和說他時；當他望一望四周，最後看出他把他的屬員的平和的結婚的床弄得那樣醜惡悲慘時；啊，這種致死的恥辱，那種痛楚侵襲着他的心，以致使他叫起來了，用兩隻手蒙着臉，失望地倒在枕頭上了！大約一分鐘以後，他跳下了床，看見他的衣服都放在椅子上，刷得很乾淨，摺得很整齊，他趕緊抓起衣服，開始急匆匆地穿上了，好像恐懼什麼可怕的東西似地望着四周。這兒，在另一張椅子上，放着他的皮外衣和皮帽子，他的黃手套放在帽子上。他想要令人不知道就

躍出去，但是忽然門開了，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進來了，拿來了土製的面盆和水甕。還有一條毛巾搭在她的肩上。她放下了面盆，不客氣地告訴他要先洗臉。

『小老爺，那是不行的；你一定要洗臉——不洗臉不能走的。』

那時，伊凡·伊里契自認，在這整個世界上，他見之而不羞愧，不恐懼的人，就祇有這位老太婆了。於是他洗臉了。很久以後，在他的生活艱苦的時候，除了其它良心上的不安之外，他想起這一次醒後的各種情形，這個土製的面盆和水甕，充滿了涼水而又仍然浮着冰塊的水甕和蛋形的肥皂，那肥皂上面有凸出的字，用粉紅色的紙裹着，大概值十五個戈比克的，那肥皂顯然是給新娘用的，但是給伊凡·伊里契拿來用了，他也會想起左肩上搭着紅玫瑰色的毛巾的老太婆。冷水使他復蘇了；他拭了臉，一句話也沒有說，甚而也沒有謝謝那位仁慈的大姐，他抓起了帽子，把卜西道尼莫夫的母親遞給他的皮外衣披在肩上，穿過甬道和廚房，便匆匆而去了，廚房的貓在咪咪叫，廚娘站在她的乾草床鋪上，帶着貪婪的好奇心望着他的後影。他跑過院落就到街上便跳上一輛經過的馬車。早晨是寒冷的，凝凍的黃霧籠罩着房子，並且模糊了一切。伊凡·依里契翻起了



衣領。他想每個人都在看他，每個人都認識他，他們全知道……

## 十

有八天，他沒有離開家，沒有到辦公處去。他病了，沉重地病了，但是，精神上的病甚於肉體上的病的。在那八天中，他過了地獄生活，無疑地，在另一個世界，他也會記得他們的。有些時刻他想作和尚——的確有這種時刻，因為他的想像在這方面使他愉快了很多。幻影呈現給他平靜而隱秘的歌唱，敞開的棺材，孤獨的小洞的生活，但是清醒後，他立刻又承認那些都是可怕的胡想和誇大了，他是很以此為羞的。於是關於他的不完全存在的精神襲擊開始了。於是，恥辱又在他的心靈中爆開了，立刻又克服了恥辱，燒毀的恥辱；恥辱消蝕了一切。當許多影像浮現在他的心靈中，他發起抖來。他們會說他什麼，他們會怎麼想他，他怎樣才能再進辦公處去呢，有什麼樣的私語會附纏他終年——十年——他的一生呢！關於他的這個故事會傳留將來多少個年代呢。有時刻，當

他陷入這種程度的胆怯時，他就準備立刻去找賽蒙。伊凡諾維契，請他原諒，要求他的友誼。他甚而不替自己辯護，全然責難自己；他對自己不能找出口實，他羞於不能找出口實了。

他也想立刻就辭去他的職務，靜靜地獨孤地爲人類的幸福而努力。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一定的，他必須要變換他的相識者，用一種方法把關於他的一切回憶完全清除。於是，他又感覺這一切都是無聊的，感覺對於他的屬員加倍的嚴格就可以把整個事情糾正過來了。從那時以後，他又開始希望並且恢復了勇氣。最後，經過八天的懷疑與痛苦之後，他感覺他不能再忍受這種猶豫了，在一個晴美的早晨，他決定到辦公處去了。

當他坐在家煩惱的時候，他想像了一千次他怎樣走進辦公室去。他有一種嚇人的信念，他認爲他一定要聽到可疑的私語，要看見可疑的面孔，要面迎着惡意的微笑的。當那些事實上都沒有發生時，他的驚訝是如何呢。大家恭敬地接待他，每個人向他行禮，每個人是嚴肅的，每個人都忙着他的工作。那時他的心充滿了喜悅，他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去了。

他立刻開始專心辦理公事，聽取了幾個報告和解釋，並且作了決定。他感覺他以前從來也沒有像那天早晨那樣正確地判斷，那樣聰明地決定，有那樣認真的態度了。他看他們都滿意他，他們都尊敬他，他們都待他以恭謙。最敏感的人也不能發現有什麼事情發生的。一切順利地進行着。

最後，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拿着一束公文來了。伊凡·伊里契一看見他出現，有一會兒，就好像有什麼東西刺他的心，但是祇一會兒而已。他開始注意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了，很自尊地講着話，指示他如何解決事物，並且向他解釋辦理的方法。他祇覺得他避免過久地望着亞基慕。彼得洛維契，或則不如說，亞基慕。彼得洛維契不敢望他。最後，亞基慕·彼得洛維契辦完了公事，開始把公文收攏起來了。

「還有另外一個請求，」他開始冷淡地說，「書記卜西道尼莫夫請求調到……賽蒙·伊凡諾維契。西布連克大人答應給他一個位置。他請求大人的天惠的贊助。」

「噢！他願調走，」伊凡·伊里契說，他感覺一個重的負荷從他的心上移走了。他望着亞基慕。彼得洛維契，那時他們的眼睛相遇了。

「爲什麼不可以呢？在我這方面，我——我願意利用我的……」伊凡·伊里契回答，「我準備……」

事實是明顯的，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很着急要溜走，但是，忽然伊凡·伊里契由於一時的高潔，他最後決定說出來了，他顯然又有感動了。

「告訴他，」他開始說，以一種意味深長的眼光直望着亞基慕·彼得洛維契。『告訴卜西道尼莫夫，我並不怨恨他，我不願意對他有什麼傷害！相反地，我準備忘掉過去的一切，忘掉一切……一切……』

忽然伊凡·伊里契停住了，看見亞基慕·彼得洛維契的異樣的舉止非常震驚。他是一個敏感的人，不知什麼原因，好像忽然變成一個可怕的傻瓜了。不但聽着，而且一直聽完了，他的臉通紅，紅得發蒼，並且開始匆匆地點首，幾乎可以說是無禮的，同時向門那邊退回去了，他的整個外表表示他唯一的願望是沉入地下，或則說得更精確一點，回到他的辦公桌。當他單獨剩一個人的時候，伊凡·伊里契慌張地從椅上站起來。他望着鏡子，但是看不見他的臉。

「不！嚴格，就是極端的嚴格！」他喃喃地說，無意識地對自己喃喃着，忽然一抹艷紅滿塗在他的臉上。他變得很自愧，他覺得他的心靈很沉重，那情形是他在臥病八日的最難受的時刻永遠也沒有體驗到的。「我經不起試鍊的，」他對自己說，陷在椅子中，十分敗興的。

## 譯後記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得到了一本英譯的俄國短篇小說選。我差不多每篇都陸續地讀過了，然而最使我喜歡的，是陀思退夫斯基的「醉」。

陀氏的作品大半是陰森沉重而又帶着悲劇味兒的，然而「醉」却是一部諷刺的喜劇，彷彿出自果戈里之筆。我很久就想逢譯出來，但終未能如願。

今年暑日，我有機會住在嘉陵江畔的一座別墅——夏屋裏。那環境是很清幽的，我住的房子是野草軒，正如牠的匾額所示——「野草平鋪綠，山花相對紅。」房前是一片平平的綠草，對面是數行盛開的夾竹桃花，嘉陵江滾滾的流水就在下面淌着。每天，除了幫助一個青年朋友學習一點英文和晚飯後坐在綠草地上玩一會兒橋牌外，我的時間都放在「醉」上了。揮七日之汗，我欣然完成了牠的譯文。

本書是根據一九二五年牛津版的 *Selected Russian Short Stories* 譯出，英譯者是

A. E. Charnat. 原名爲 A Nasty Story, 原文並未分章, 特此一併聲明。原文中有  
一二典故未能查出, 祇有待諸再版的機會了。

承荃麟先生對譯文提出一些可貴的意見, 是應該謝謝的。

譯者卅四年夏於野草軒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 醉

(全譯本)

有者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定價國幣三千元正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李 葳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 光 書 店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初版(滬)



#57  
730-163



圖書  
安公

辦營編號 3260

7-11-11

20



基本定價

83.00